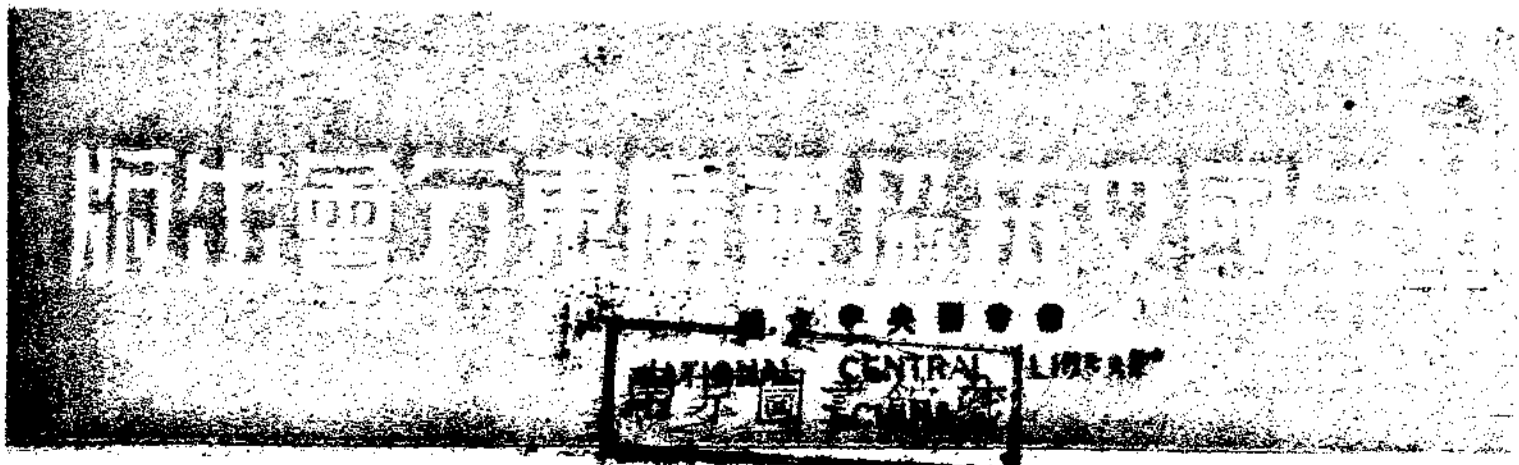




• 輯特暗黑露暴 •

(號五十三第字總)



● 暴 露 黑 暗 特 輯 ●

文壇月刊第六卷第五期目錄

卅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論文	生活·創作·和批評	姚濁波(一四七)
小說	離奇的遇合	白葦(一五〇)
	老六之死	譚銳湛(一五四)
	逼遷記	洪成章(一五八)
	在商行裏	黃赴雲(一六六)
	流行病	楊詠新(一六八)
	沉淪(中篇)	曾濤(一七一)
	狂濤孤舟(中篇)	陳碧遠(一八三)
詩歌	哭的讚美	子血(一五七)
	問「吃苦茶」的齋主	雪倫(一七〇)
	長街	因匆(一七六)
	早行	陳敏端(一七七)
	死去的愛情	之痕(一七八)
	一串歌聲	白芒(一七九)
散文	故鄉的山林	周寒(一八〇)
	鄉愁亦是詩意	羌笛(一八二)
	夢的話	伯昌(一七五)
編後		者(一七九)

文壇月刊 第六卷第五期 總第三十五號

主編人：盧森

編輯委員：李若川 陳子殷 鍾沙鷗
張希哲 李勵文 朱澎
陳容子 劉偉森 仇章

發行者：文壇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電話：一〇六七四號

總經理：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 智源書局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電話：一〇六七四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一二、〇〇〇元
敬致酬金：文每千字五元至一萬元，詩每行一百元至二百元。

位	每份			每英
	全	半	四分之一	
封面底	六十一萬元	三十萬元	十五萬元	角時
封面裡	八十萬元	四十萬元	二十萬元	
封底裡	五十四萬元	廿七萬元	十四萬元	元
正文	七十萬元	卅五萬元	十八萬元	
前後	五十萬元	廿五萬元	十三萬元	二萬

生活·創作·和批評

姚瀾波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到現在，這句話，大概沒有人懷疑了。但是，這不過是說到了牠理論的一面，而缺乏了牠的實際的根據。生活之為創作的源泉，最重要的就是牠是培養思想的東西，作品的形成靠着二方面：一是內容；一是形式。形式是技巧；而內容就是作者的思想。或者可以說是人生觀及世界觀的作用，不過是適當地表現思想的工具，所以說作品中最重要的成分，是內容；也即是思想。（這裡並不是曾有忽視形式的意思）人經過生活的教導和磨鍊，而培養一個人的思想。也就是說：才產生一個人的「人生觀」及「世界觀」；而逐漸使成爲正確。

茅盾先生曾說過：「一切的問題，歸根結底，都只是思想上的問題」。又說：「生活有深度，廣度，和密度。」這都是叫人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培養正確的思想，而決定自己的人生態度。

現在的環境來說，由於社會網幕上映現的是殘酷、黑暗、卑鄙、和腐爛，便使人生產了二種不同的生活態度：一種是對這些醜惡的現實，不能積極的去衝，而更不能消極的去滿，感到它的浪潮的起伏的可怕，因此，對這些現實，只是隨波逐流；而另一種人，却恰與這態度相反，他們一方面去憎恨、批判，暴露現實，而更積極的去想衝破這些現實。前者，嚴格的立場來說，他們是沒有自己的思想的，隨着現實不斷的轉變，而隨地而安，這樣的生活態度，是麻木和蒼白；而後者，可以說是具有自己思想的生活態度，是正確的，嚴肅的。

在文藝工作者方面，也同樣是產生了這二種人，一種是隨地而安，甚或跟着政治路線顛撲的人；而另一種，是能正視現實，批判現實，衝破現實的人。前一種人是些「御用文士」，或躺在世紀背後避風息涼的傢伙；而後者，就是時代的文藝戰士。

爲了時代的需求，使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去更深刻的了解生活，認識生活，而確定一種正確的生活態度，于潮先生在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中說：「新的生活態度是一種發自衷心的承認旁人是人，把人當人，關心人的生活態度。」這種態度，是時代文藝工作者的，對人生世界正確的看法，也即是說，這就是一種思想。

二

但我們不能以爲有了正確的生活態度，就可引爲滿足，我們必需更進一步去造成這種生活態度，正確的生活態度，不過是一種理想，一個目標，牠必須用現實的行動填補、兌現。許多人有了這種生活態度，因爲對現實不滿，而想企求改造，但是，又感到改造的無策，因而生出苦悶，或索性做着「潔身自守」來。這一點，在好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彬彬君子，而在壞的角度來看，却是消極和麻木。

還有許多人，對現實不滿，而又感到他的潛勢力的強大，從正面進軍，感到不可能有收獲，因此，就幻想天開，想以毒攻毒的方法來。以爲社會上，貪污、卑鄙、黑暗……必須用全民憤怒的力量來抗拒，而要求每一個管管階級，都去貪污，卑鄙，而使社會上，感到非改革無以生存時，用全民力量打倒牠。

這種態度，與其說是思想前進，倒不如說，是走了思想的極端。在中國，這貪、病、無知的國度，究竟有多少精力，容許我們去以毒來攻毒呢？在受了二十餘年天災人禍交迫掙扎下的苦難人民，是否容許這樣變本加厲的壓榨或侮辱呢？這不是大家扛着國家民族去敲打嗎？這些態度，毫無疑義的，與社會國家毫無用處，相反的而且更爲有害。

所以，我們單純有個生活態度，或者似是而非的生活態度是不夠的，我們更需帶正的生活態度的磨鍊，也更需帶實際的行動去完成，至於我

(1)

南京圖書館藏

們要怎樣去實行這種生活態度呢？項黎先生在「理性生活與感性生活」中論及很詳細，他說：「就是生活在生活中，必須用手去接觸生活，真實的生活是要以聽覺接觸五聲，以視覺來接觸五色，以嗅覺來接觸五味，並且以敏感的心，去接觸七情，真實的生活，是對友人的愛，對仇人的憎，有着大歡喜、大悲哀、大快樂、大憤怒的色彩繽紛的生活。」

所以項黎先生不但以為用「思索和理解」的理性去了解、認識生活的本質，還需求一種更實在的東西，這就是「生活在生活中，去愛人去憎人，用手去接的生活」的感性生活，項先生的意思，是去叫人去用行動來完成正確的人生生活態度。只有生活在生活中，才能真確的認識生活的真諦，才能矯正不正確的，似是而非的人生態度。

三

單能夠接觸生活還不夠，時代的文藝工作者更需要深一層去參加生活的鬥爭。現在的中國「文人」，除却少數以文藝為升官跳板，御用文士外，沒有一個不是生活在殘酷的鞭子底下；生活在苦難邊緣掙扎中。「爲了要抗拒死亡，就得要生活，生活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這即是說中國的「文人」爲了生活，就必須參加生活的鬥爭，這個鬥爭，在這到處饑饉、流亡、受凍、暗殺、殘暴的年頭，文藝工作者需要的生活鬥爭，就是中華民族全體民衆需要的生活鬥爭。

突入生活去實行鬥爭，和人民大眾生活在一起，不要自己分出是特殊階級，與他們格格不入，在實踐生活中去暴露現實，批判現實，進而領導現實。所以，文藝工作者不但得「承認別人是人，把別人當人。關心旁人的事」，最重要的是指導着人民大眾知道自己是人以後，爲着對人的欺壓和榨取的不合理的東西，而進行反抗！這才是生活最高尚的目的；也就是文學最重要的任務。

過去有人說過文章「窮而後工」，到現在，已經知道全是騙人的。人究竟是人，是肉做成的人，不是一架機器，固然，一個人在窮困的境遇中，可以體會出很多實際的學問；和生活意義，但人不是單靠這些東西可以生活；而且，現在的文藝工作者，也並不限於某方面狹小範圍的觀察或實踐，而是要求生活在多方面去暴露批評和指導！在深、廣、密的生活中心，去探求社會的黑暗和光芒！在窮困中整天的爲着油鹽柴米等物質的壓迫，精神上當然得不到安定，所以也更談不到能安心創作。固然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不會因物質的享受，而迷眩了良知。但是，人類不但精神上極其必須解開，物質的沉重的鎖枷，也必須開散，人是不能限制別人求生存的權利，低微的物質享受必須有合理的解決，生活在窮困上，是沒有更高的戰鬥觀念的。「窮而後工」是一句麻醉劑，使「文藝」服服貼貼地去投降現實，附就現實！現代文藝工作者，是要求生存的，而抗拒窮困的，而現在的社會，並不單是文人是窮，而整個都是窮和不安，爲衝出這個自身及群衆的窮，文藝工作者，必須爲生活而進行鬥爭！

四

由生活而培養思想，思藉藉作品而使形象化，而批評就是確定作品的價值。所以，我說：思想是肥料，作品是樹幹，而批評是樹葉。樹靠肥料而生長，而樹又靠葉而生存，而長大。而創作和批評也是分不開的，不記得那位先生說過：「自己作品最好的批評者就是自己」，因爲自己才能充分感到創作的甘苦，才能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作品。

但是，思想並不是政治路線的思想。文藝工作者，必須是一個自由思想的人。因爲政治上往往爲了適應某種目的而運成的手段，在文藝圈子中，是不可能或不相容的，文學跟着政治路線走的後果，會變成機械和口號！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在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圈子內，是海闊天空的，文藝需要思想，但不需要硬性的規定某一種思想；樹，需要肥料，但不需要牠硬吸收某種肥料。蒼松需要水分，但把牠移在水中，反而不能生存，牠必須在適當的地點，自己去吸收牠需要的養料；文藝工作者，只要是眞理的，就極力讚揚和鼓勵；只要是殘暴、卑鄙、醜陋、下流、懦弱的，就極力的諷刺和反抗！一個雪亮的眼睛，蒙上了政治的色彩，就會把自己的視野縮小，把眞理蒙蔽、歪曲，或欺騙而變成近視、卑鄙、下流而不自知。

！就會解除自己良心的武裝，而投降。依存政治路線的結果，胡適是如此；郭沫若也是如此。在五卅時代，他們是多麼激進的分子？一個是充滿了反抗的熱情的青年，一個是非衝破舊社會勢力不可的浪漫大家，但是，後來怎麼樣呢？在政治上兜了一個圈子，沾上了一身泥；一個做成了對現實依順的「整理國故」的「過河卒子」；而一個自流亡日本後，做成了投降現實的考古大家。魯迅嗎？在沒有沾上政治色彩前，是一個「糾糾武夫」的「文壇國將」，幾多篇長篇而著名的作品在生長出來，但自從外地傳來「普羅文藝」，及「拉丁化」的理論後，却消聲匿跡，藏在北平街角二樓的通屋子裏，大做其「紹興老爺」的諷刺及調皮戲，「衝」及「闖」的銳氣，已被政治磨平了。雖然，諷刺並不是不好，但是文學上，單諷刺是不夠的，如我們憎恨貪官污吏，並不能因氣他不過，而只說：貪污，是龜兒子，或兇崽子就算了事，最重要的，是怎樣領導被貪污剝削的人，來反抗它，消滅它。

後期的魯迅，跟着不定的政治路線跑，被弄得頭昏腦脹，過去「救救孩子」的呼聲，強烈的憎恨和憤怒已沒有了。（對真理的）贏下來的是一聲歡氣似的走向消極的散文，這已解除了自己良心的武裝了。所以，文藝是不能跟着政治搖曳不定的路線行進的，這就連技巧相當純熟的作家，也不能脫掉自己解除武裝的厄運！

五

批評不能脫離思想。

由於各個人的生活方式，及智識水準不盡相同，所以，對一篇作品，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文藝原是作者自己對一個思想的體會；一種對生活觀察的收穫；欲把這些體會，這些收穫發揮出來，去爭取人的同情，而使別人也如此體會或收穫。但是，作品是作者個人主觀的對現實的看法，而讀者又有生活方式，智識水準不同的分野，所以，看法也就與作者有別。有時，對作品比作者了解較淺，但有時，又比作者了解更深。

但是，儘管有觀點上的不同，其對於社會的價值感受，却是一樣，重要的衡器，就是作者對歷史路向，及對時代脈膊，是否能看得清楚，和共通跳動而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確，欲求文學上，得一深知自己的人，確是不容易的事，金瓶梅，水滸，西遊記，紅樓夢，在以前視為淫書或野史，但是，現在的價值如何？勸進表明夷待訪錄，過去是一種寶貝，現在又怎樣了。所以，對一篇作品的成功與否，並不在看當時，受人歡迎與否而定，而是是否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和磨練而定，至於對目下，只知依存的文藝，那更不堪說了。

在這方面，所以教訓了許多文藝批評者，不要把眼睛弄成近視，而要求把視線投向遠處——投向歷史的前頭，五四到今二十九年了，但能入得文學史的作品究竟有幾？

六

文藝批評，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能夠對一篇作品認識清楚，確是不容易的事。許多讀者，甚或文藝批評家，因為自己對智識素養不夠，及思想上欠正確，容易陷入作家作品都優良的公式，或者以為名作都出自著名的刊物上，這是一種重大的錯誤，就因此，抹煞了很多優良的青年作家及作品。固然，著名的刊物，因為有著名的作家寫稿，大體上是會好的，但是，並不是說著名的作家，便沒有劣作，作品的優劣，定於適當地用形式來顯現內容，能夠這樣，就是好的，相反便是不好，或劣作了。

所以衡量作品，就是拿着這種條件，而不要大中了作家優劣論的毒。如果中了這樣的毒，他的批評，將會使人懷疑是罵和捧的官僚習氣。

固然，佳作多出自著名作家手上，但敷衍塞責的濫筆充數，用他過去的聲望，固步自封，不求長進的作家，也比皆是。名作固然見諸著名的刊物上較多，但我們不要抹煞不成名的刊物，或不成名的作者的作品，這方面，因為他們並沒有過去的聲望，所以，很多值得所謂「文壇老將」點頭讚美不置的。

離奇的遇合

白 葦

從友人家里辭別出來，暮色濃重地浴着都市。拖着疲倦沉重的腳，懶懶地回到家里。女僕迎着我，對我說：「銀行里的款子領出來了。」回到房間里，對着淡淡十五支的電燈，坐下來，把從銀行里領來的款子放在桌上。

「呀！」從內心的深處發出了長長的嘆息，一番破舊的鈔票！真沒辦法啊！我對着這些有汗臭發出污氣的鈔票惱恨起來了。

我有一種愛新鈔票的脾氣，正如別人集郵一樣，只要是沒有摺過的新鈔票，我就把它保存起來，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心的夾在書里。但是，有一次，我非得非把它們用掉不可了，這是很慘的事。可是，事情過去也就算了，我一直都沒有去想起它們！這樣過了一年。

「喂！媽媽！給我買香蕉去。」我從這些破鈔票裡選出最破的幾張交給她，她遲疑的看看它們才走開。回來的時候，手裡還有一張鈔票。

壇 文

「你爲什麼不拿去買呢！」我微惱的說：

「他們嫌它太破了！不肯要！」

「什麼話！鈔票又不是自己印的，你給我拿去買香蕉好了！」

她爲難地走出去了，我一面吃着香蕉，一面想。我覺得太自私一點了。

她回來了，帶着微微的不快。香烟沒有買來，只有那張破鈔票還拿在手里。

「先生！他們不要這張鈔票！」

「唔！放在這里好！」我想不過一千元，算了。她好像赦免了她一樣，非常高興，又好像向誰抱怨似的說：

「真的呢！太麻煩了！誰都見着它怕。我拿出買東西時都難爲情得很。這種鬼銀行發爛鈔票。」喃喃地自語着走出去了。

我拿起這張鈔票，狠狠地想撕碎它，然而，這時候，我聽見一種極其低微的聲音，從鈔票裡面發出。

「魅……魅……魅……」

是怎麼一回事呢！我駭得……起來了，世界上很少人知道我的乳名叫「魅」的。可是，低下了頭；聽見這張鈔票正白着眼睛向我埋怨哩！我驚訝地仔細的看，於是，我發現了親筆的「魅」字。

美觀嶄新的鈔票，變成破碎、污穢、汗臭的紙頭，原也是意料中之事。可是居然一年之後；重回到我這里來；那似乎太離奇了。

於是我對它說：

「親愛的朋友：一年以前，我們因環境窮困而不得不間然地分離時，那是何等的難堪！可是，現在我們又貿然地遇見了，這離奇的遇合，是可貴的，那你又何妨把一年來的遭遇詳細的告訴我呢？」

「可以。」它很快的就應允了。於是，它就滔滔的說下去。

X X X

當日，我離開你之後，便被運到一家銀行的保險箱里。這是一家很小的分行，沒有什麼大的奇蹟。所以我便納悶地住了一個時期。天天聽着行員們睡態濃濃的打着倦意的呵欠，談談些無聊的話。他們不時低頭望望錶，臉上浮出不勝工作之苦的表情；其實却老是和行里唯一的女出納糾纏。吊膀子。

雖則有壁上的諺語「準時工作」之類的話，可是，他們仍舊是：來的遲，去的早。

有一天的傍晚，我正悶得要睡去。突然，一種很嚴厲可怕的聲音，把我驚醒過來。

「不准响！舉起手來！」

我聽見那些沒用的飯桶，索索地發抖，和牙齒相打的聲音，接着那發着極利齒顫抖的腳，摩擦着地板，向後面小房間里移動。一會兒之後，「那房門」被關上了。只聽見一種威嚇的聲音：

「那個敢喊，老子請他吃子彈！」

同時，我聽見有人走近我的身邊來，一種劇烈的響聲，把我驚得昏

過去，等到我恢復了知覺時，我已經給人搬出了保險箱。

我發覺我是在奔馳的汽車里。半個鐘頭之後，車子漸漸停下來了。他們把我拿出來。這樣我才有機會看見他們的的面孔：濃眉毛，有賊眼的三個人。可是，有兩個人是合作的，因此兩人打死了第三個人便平分了贓，悄悄地各自逃命去了。

我的這個強盜主人，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他們畢了業，馬上就失業了。青年人是容易走極端的。因此便不自覺的踏上了這條路。他很小心，想逃出這個都市，當夜就想趁車到上海去，買好了車票，坐在車箱的角落里。

還沒有到開車的時間。旅客們看着報紙，談論報紙上的消息！有一個旅客說：

「昨天晚上，有一家銀行被搶了。」

他聽錯了，以為是今天夜里。嚇了一跳，躲在角落里，把帽子拉得很低，幾乎連眼睛都遮住了。這時一個警察走過，他嚇得顫抖起來。突然，坐在他旁邊的旅客怒叫起來。

「混帳！你眼睛瞎了麼？」

他嚇了一跳。才知道自己嚇昏了，錯踏在人家的腳上，一個人到危急的時候，往往會聰明起來的。他覺得自己太懦弱了。他開始嘲笑自己。天下的事：只有「庸人自擾」。警察是什麼東西？只能欺侮呆頭呆腦的鄉下佬，和賣報，賣零雜的小販罷了。

於是他把自己變得鎮定了，他決定試一試自己的計劃？先把帽子戴好；然後泰然地吸着一香煙，雖然，當警察走過時，不免臉色青了！下，但是，他狡猾地拿了一張報紙，把整個的面孔都藏在後面。

查票的警察來了，這些警察在有些場面是有着鷹犬們的眼光，可是，在有些地方，都完全變成遲鈍的了。他狡猾地逃過了查票關，警察的低能，使他胆壯了許多。他放縱地吸着香煙。現在，他變得更鎮定了。

突然，在他的前面站了一個警察和兩個穿便衣的人。起初他未免驚了一下，繼而便泰然了。那個警察盤問他；並且說要檢查他的行李。於是，他發火了，他大聲的說：

「先生們！這是什麼道理！人家的不查，要查我的東西？這簡直是

侮辱我！你有什么資格，小心，如查不出的話，我是不能輕易放鬆你的呢？」

「假如查不出什麼的話，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對方態度有相當強硬。

「好！你查吧！」他把一隻旅行袋丟給他們。

「只有這點！」警察懷疑地說：

「是的！沒有了。」

「這隻小皮箱是誰人的！」坐在旁邊的客人搖頭，「不是我的」我們的主人帶着不自然的口氣說。

「不管是誰的：我要查。」警察一面查着袋里的東西，一面說。袋是被翻得亂七八糟，一點東西都查不出來。

「都查好了吧！查到些什麼！」警察和另外一個人都驚惶失措了。他的態度立刻強硬起來，一把抓住警察大叫起來：

「各位先生：他恃勢凌人，強要查，現在查不出什麼東西？我能放鬆你麼！這是妨礙人的身體自由！」

「且慢！」那站在旁邊穿便衣的說：他撇一撇那隻小皮箱笑說：「這隻還沒有檢查過呢？」

「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的！」他極力分辨着，這時，他的手漸漸軟下去了。

「不管是誰的！」那個人說：

「你沒有資格！」他憤怒的向那人撲去，恨不得一口吞了他。然而對方却冷笑了。

「我有！」

「你有什么資格！」

「我有便衣探的資格！」他傲慢地慢慢地說。

「你沒有！」他很勉強的說出了這句話！臉色變得多了。

皮箱打開來了，馬上，他的臉孔完全失去了血色。他本能的跪下來要求警察饒他。

一疊一疊的新鈔票，被從箱子里拿出來。那個站在警察背後的人笑說：「這是我們行里的鈔票！但是！不止這個數目啊！」

我的主人被硬拖出去了。被關進了拘留所，我和主人的行李，便給那個警察拿去了。

夜已降臨在都市的弄堂里！

警察帶着醜惡的醉意，走出了菜館。向一條漆黑的弄堂走進去：在一家門口站住。然後叩叩門。走進去：在一個極偏僻的小房間里。

坐着好些人：發出了洗牌的聲音。他們看見了他都笑着站起來說：

「老X，你也來幾圈好麼？」

「好的：今天做到一筆好生意！」他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們。大家都恭喜他。

於是：他坐下來。和他們賭。一個大腹便便的胖子向他說：

「你們這樣捉到一個強盜，有多小好賞。」

「唔！賞什麼！我們只有向這賊人敲些竹槓，和從強盜身上得些東西來就是了。這回局長要他們拿一百萬出來賞我們。給梁局長自己撈進六十萬：我和X只分得十五萬。」

「那麼今天你又好迷竊子了！」

「嘻嘻……」警察笑笑！

「老X要請客啦！」那胖子說。

賭了四圈：警察的鈔票都輸給那個胖子了，他眼里發火：漸漸地口角起來，終於打起來了。桌子倒下來，骨牌都在房間里亂飛。這兩個平時稱兄道弟滿要好的朋友，互相辱罵，互相毆打得很利害。

胖子心滿意足的把我帶回到家里。這是一間堆有很多貨物的房子。兩旁的貨堆得很高，把中央留成的路，逼成一條狹窄的弄堂，門口却貼着一張：

「缺乏存貨，暫停營業！」的通告。

半夜里，他和比他肥胖一倍的妻子說：

「物價又漲了，我們的存貨可以賺進四倍了。」

第二天。我的主人被警察抓去了，一直到天黑還沒有回來。女主人非常着急；困難地移動着她矮胖的軀體，在許多貨物堆里撿着肥短的油潤的指頭走着。

打聽風息的小夥計，氣急敗壞的跑回來。喃喃不清的說：

「師娘，師父是給人告他屯積居奇捉去的。」

「這，這，這怎麼辦呢？」女主人沒有了主意。一時嚇得哭出來了。

「阿X嫂！」昨天和她丈夫打牌的警察來了。他笑着說：

「阿X哥的事情是容易辦的！俗語說得好！『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你拿一千元來，我包你無事。」

女主人流着淚，拿了一千元交給他：他得意地走了。

他拿了五百萬元給法官，四百萬元交保，一百萬元落到自己的袋裡。

現在：我是在法官家里了，法官是一個使人望而生敬的紳士。我只看見警察偷偷摸摸的把錢交給他時，臉上才浮出了笑。他把我放在一隻專門放鈔票的大皮箱里，里面幾乎放不下去了。我湊巧站在外面。我的旁邊是一副黃銅鑄的手鐲。他看見了我問我說：「你是從那裡來的？」

我告訴了他，他也告訴我，他是一個什麼長：因為兒子騎腳踏車輾死人而送給法官的，因此減輕了罪。這樣，我在法官家里住了些時候，使我知道了許多事情。我四周的鈔票都告訴我他們的來歷。有的是貪污案件的賄賂，有的是遺產官司的苞苴，有的是……

有一天，我突然被一隻細膩不過的手抓了出去。我一看，原來是法官的太太。不知道她爲了什麼，竟愁容滿面的看着我，一面很快又把我放進一隻貼着紅紙條的櫃子裏。接着一疊疊的鈔票，和金條塞進來了。我被壓得透不過氣來。一直等到我恢復知覺時，我已經在高等法院院長的公館里了。

院長太太是法國留學生，五四運動時是女中叫得最响的一個。可是現在她完全變了，守在家里做女皇。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美國金貨，天天上電影院，閱了又麻雀。有一次，她坐了小包車帶了我們出去，我倒在她的腰綿綿香噴噴的懷里。這時我仔細的觀察她。滿面被虛榮浮華的慾望所遮蓋了。看不出以前的天真和純潔來。她是一點都不感到什麼，二十幾年來舒適的生活，已把她變成典型的太太了。

包車在一家公司前停下來。我的院長太太進去買裝飾品。自然不消說，都是美國貨，那是無疑的，太太愛外國貨，尤其是美國貨。從前做少

女時候，雖經高呼提倡國貨的話，現在是一股腦兒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我微憐的被放在櫃台上。其實與其說是微憐，毋寧說是高興吧！她那種墮落的樣子我真看不慣呢？

現在我是在公司的保險箱里了，公司的經理是一個胖子。他天天到跳舞場里。和一個舞女鬼混。時常給她錢，可是：這舞女人是鈔票填不滿的窟窿，因此他在公司里也住不下去了。有一天，他竟帶了我們和許多金條，連夜悄悄地逃到一個很荒僻的山村里。從此我便離開了人間地獄的大都市。

我的主人住得很秘密，有一天，他正拿了一張報紙在看，突然，他的臉色灰白了。手一鬆，報紙就無力的落下來。啊！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報紙上這麼登着：

「XX公司經理在逃經理XX緊要啟事」：

本公司經理XX。自辦舞女XX以來，虧空X十萬元，於X月X日捲款潛逃。除呈請警備司令部緝拿外。並拘留其家屬，以待賠償……如有能知其行止來報信者：鉅款重酬。決不食言……

他昏厥過去了。許久，許久，他才醒過來。於是，他老是在房子里，不再出去。偶然有人來敲門，或在門口走過，都會使他驚駭得跳起來。不安和燥急變態佔據了他全部的身心。

有一天，他悄悄地到田野散步。當他拿手帕揩汗時，我便被跌出去了。我偷偷地在田邊草叢裏躲着。突然，一種殘酷的割草聲把我嚇了一跳。我一瞧，一個「鶉衣百結」的窮青年正低着頭割草。他發見了我時，連忙把我塞進滿是汗臭的內衣袋里。實在老實說：我不喜歡太太身上的香氣和老圓身上的銅臭，我還是喜歡勞苦人們的汗氣。因為太太們是很輕視我的，老闆們是很吝嗇的。他們只能佔有我們。而不知利用我們。只有勞苦的人才知道敬重我們。而我們也樂於幫助他們。

他輕鬆地挑着草圓去了。他的主人是鄉長老爺。而他是屈服在土皇帝淫威下面的可憐者。為了不致被作內戰的砲灰而寧願替鄉長做長工。

他沒有看見過我。自然不認識我的階級。他只知道我是鈔票吧了。於是他拿去問同伴。他們也不知道。可是，這件事給鄉長知道了。硬說這張鈔票一定是他那裡偷去的。用竹竿子打他。並且說要解備。他只

好忍氣吞聲的交給了主人。而他便在酷刑和饑寒交迫下病倒了。

鄉長有一個兒子在省城讀書，突然請了假回來。第三天，偷了我和二隻戒指逃到城里去了。他在城里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什麼事情他都有份。最愛活動。一天到晚只看見他跑來跑去。點名冊上有他的名字，教室沒有人。他學會了打牌，吃香烟，喝酒。上電影院是天天必做的功課。

考試時偷抄書寫全校第一。任你先生監考得怎樣嚴。他總有辦法。他把我們驕傲的拿給大家看。於是一雙雙眼光都集中過來。我看見一雙特別的銳眼向我狠狠地射來。

晚上。小主人把我放在袋里。掛在牆上。我靜靜地聽着小主人。娓娓動人的談吐。小主人所談的。完全是關於女同學的事情。他自己承認是吊膀子的老手。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微微的表示得意。

小主人一談到女同學。總是滔滔不絕的高談闊論。因此在寢室裏就得了「女人博士」的爵位。

突然：電燈熄了。小主人只管談笑着。這時候一隻手伸進來把我抓了出去我便被這賊拿去買香煙了。

於是我便又屬香烟老闆了。這個大腹便便的老闆有一萬萬元的資本。開了三間店：有三個太太還辦了個舞女。大概是恐怕人家議論他吧：因此他把他們一共一百萬元拿到銀行里去存。聊以遮羞。因此我又回到了銀行里。

這樣，我又在保險箱里過日子了。我覺得與其在外面給人家利用胡鬧。到不如在這里清靜好些。經過這長期的風塵僕僕：我已弄得憔悴不堪了。對於社會非但厭倦而也感到可怕。我不願意再回社會里去。我感到很幸運能重回到你這里，你却一點都不認識我了。

「呼」我輕鬆地喘出了一口氣。聽完了它的話後。懷疑的問它：

「你說的都真的麼？」

「真的全是真的，請你不要撕了我，也不要再把我拿出去用吧！」我點了點頭。隨手把它夾在一本書里。

三十六年二月初稿九月重改

文 文

老六之死

譚銳湛

迷曠的新月升起來了，微強的光洒落大地。

在這荒涼底一角裡，兀立着一個被戰爭所摧毀了的小村。也許這村裏的人家很少，或缺乏燃燈的豆油吧，祇稀稀落落地穩約着數點微小的燈光，村旁，有一條喘急的小溪，發着吱吱的流聲，似乎在訴說着這村莊底悲苦。……寂靜的，偶爾會傳來一兩聲狗吠。

村的前端，溪流的近旁，兀立着一個小小的門樓，其中貫過一條通入村里的很不平整的石板上路；門脚已長滿了長長的草；門頂結滿蜘蛛網；壁上的石灰多已碎落，顯然是很斑駁古舊的了，假如我們留心觀察一下的話，便可以看見中央有一塊刻着字的花崗石，上書「甲乙村」三個大字。

四周吹起了涼意的秋風，夜更深了。

村裏，吐出一個人影，搖着瘦小而失意的軀幹，蹣跚的朝着門樓而來。……漸近了，我們可以看出他一張灰白細小打着縐紋底臉，一身很光鮮的衣服和手裡拿着一根繩。

緩慢而呆鈍的動作；門下堆着有尺來高的磚頭，爬上去，他把繩子兩端懸住正樑木柱，然後爬下來，檢滅了二塊磚，使磚堆低矮一點。過後，他頹然的蹲在門脚裏，發出一兩聲嘆息，最後悲嘆着說：

「生下來，有甚麼意思呢？這條悲苦的老命。」

毅然地，他爬上了磚堆，伸長了頸項，向繩圈一掛，接着足尖踢開了磚堆。……痛苦的掙扎着身軀，……幾分鐘後，他已伸長了舌頭，不動了。門邊的草掩着他脚下的空間，他似乎是站立在門樓里，瞭望着村間的動靜……

寂靜的，偶爾會傳來一兩聲狗吠。

一個陌生底來客，由省城來甲乙村探親。湊巧電船壞了，很夜才到，天色昏暗，況且不熟路途，慌忙地走到那家門樓，喜悅的以為找到了嚮導：

「先生，請問姓X的住在那裏？」

來客十分驚奇想：他會是一個啞巴吧！輕手拍拍屍身，天哪！怎的會擺動起來？……於是，發足狂奔。

一個小販，挑了一担籬，走過石板道上：

「喂！老鄉，這麼夜深了，呆頭呆腦的站在這裡幹甚麼？」

屍身動也不動，他十分氣忿了，於是用力的搖他一搖，屍身像鐘擺般的擺了起來。

「嘩！原來是隻瞎鴨！」

又是一個發足狂奔。

第二天，村人嚷起來了。男女老少爭往觀看，議論紛紛，頓然成爲茶寮酒肆的談話資料，死者的身世，就如此地被村民們議論和訴說了出來：

——他的流行名字叫做「老六」，大概因爲他父親生下他是排第六吧！所以年青的時候人們叫他「老六」、「六哥」，老了，便叫他做「老六」。這是鄉村間極其平常的稱呼。

民國初年，鄉中可以說是太平盛世，雖然反正的時候，什麼打田雞略！編軍進城略！革命黨剪辮略！城裏會鬧這幾場亂子，但對於鄉間底影响是非常微小的，更何況那時打仗是沒有現在那麼利害呀！年年豐收，百物平宜；一個仙士大碗麵兼豆豉；三分六銀半斤燒酒；毫子便可籬出一升白米。老六爲人誠儉，置有三四畝田兩間屋，一家五口，生活過得舒適快樂，老婆是鄰村X姓人之女，爲人原算賢淑。大兒生下不久便死了。二兒叫亞牛，緣於大兒不能養大，出生後，經相命先生排這八字，證明孩子命好，他家不能享此子福，要將他改爲豬呀！狗呀！牛呀等畜牲名字，當他不是人，是粗賤的畜牲來養，冀可免招夭折之禍。三女的名字很吉利叫做亞好。最細的一個叫做亞蝦，那時才兩歲。

家裏人手少，又沒有請長工，老六祇有把兩畝田和一間屋讓給佃戶們去耕。好幾年來，當收割的時候到了，老六便背了一個布袋去收銀收穀。餘下來的田，便由自家去耕作，他為人勤力而忠誠，天亮啦，他便帶着亞牛亞蝦，背了犁耙鋤頭，趕着那頭耕作的寶貝——黃牛古——上田裡去，除了禾田外，他又闢了點兒菜地，亞牛亞蝦年紀還很少，便給他們在菜地弄鋤除草，或者學學犁田。兩餐粥和飯便由老六的女人和亞好送到田裏。太陽下山了，老六又帶了兩個兒子趕着耕牛回家。單就自耕所得，便足夠吃而有餘。此外，亞好跟她媽在家織織布，就是連鞋子也是自己做的。黃昏以後，一家子集在屋前底草坪上乘涼談天，把整日的辛勞在談笑中忘去……如此的一家，過得非常快樂。

生活的車子，走在平坦朗潤的大道上。老六幸福底生活常常帶給他美滿的希望和夢想。

有一天，太陽已爬到天頂最高的時候。老六吃過了午餐，在大榕樹脚下休息，仰着長長竹竿的烟斗，口裡吐着烟圈。孩子們在草地上玩耍，老六眯着眼睛望着；笑了。他想……過得幾年，亞牛大了，便給他娶個媳婦，接着阿好嫁個好人家，再過幾年又輪到亞蝦迎親。有嫁有娶……假如再有盈餘的話，買回幾畝田地……唔，那時開枝散葉，亞牛老母和我……他真的要笑出來了。疲勞中，漸漸地走入了半痴迷狀態，眼前浮出了無數美麗底幻景……亞牛堅實而巨大底臂膀揚起了驅牛底鞭子，泥土被翻開了……亞蝦也揮動了鋤頭，一行一行的香芋在長大……掠過一陣烏雲，朦朧的又換上了一幕……屋前底草坪里，他坐在一塊石橋上，一群孫兒在嘻笑與玩耍，霎間，都走到他底身旁，有些坐膝蓋，有些弄着他底疵鬚，「爺啊，愛我麼？……」

「爺……」他又要笑眯了……

「爹，開田啦，還有很大幅地未犁呢？」亞牛喚着。

「啊！唔，唔，」老六爬了起來，揚起鞭子，叱喝着耕牛……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日本鬼子砲轟宛平城，揚言半年滅中國。上海打了三個月便失守，隨後武漢亦被陷落。我國沿海一帶多被日本鬼子所佔領，望風披靡委實有點駭人，這一年，敵人登陸大鵬灣。假道惠陽、廣九線，直指穗市，結果槍聲一响也沒有，日本鬼子便進了市內，三

天以後安了民，廣州便被長期的佔領下來了。

甲乙村位於三角洲的東北端。廣州之失陷，自然三角洲也是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之下。不知在什麼時候，富戶陳達宅門掛上一個白紙黑字的招牌來了。自此以後，村民們時常會碰着糟糕的日子，就是「蘿蔔頭」佩了長劍，荷着長槍，由達伯家裏食客亞春哥帶着路到村子里捉雞，捉豬囉，找花姑娘囉，拉牛囉，有時還會殺人縱火，村民的叫苦連天，如火如荼，簡直把整個甲乙村破壞得荒涼無比。真的，假如有一個人失意中狂叫一聲，或者有什麼物件遭受到意外而發了聲巨響的話，全村就會立時騷動起來了。老六不是當漢奸，又不是有錢佬，當然不能例外的受到日本鬼子所賜與的災害，並且還很容易會碰到社會上諸多不合理的現象和罪惡所攻擊。

耕牛多被劫掠，人們多被殺戮，村里的男女大多逃到別處去求生，老六的佃戶也因此跑了。他只得守着田契。有一次，鄰村的「游擊隊」噶地殺死了一個「蘿蔔頭」，於是鬼子大興隊伍，掃蕩這一帶的村莊。風聲鶴唳，烏雲滿天，老六的女兒亞好急忙去灶頭里抓了一把鑊底烏烟，塗抹成一個黑鬼，躲到屎坑的一堆禾稈里去了。一息間，日本鬼子咕咕咕的走近老六家裡大事搜索，當他們發現了年青的亞牛時，大肆咆哮了起來：

「哼！你係唔係游擊隊？」

「先生，佢唔係，佢，佢唔係呀！」老六女人和亞牛面色都灰白起來，她一手抓着亞牛的衣服，一面趕忙地說。

「噫！」「噫！」二個耳光，老六女人被擊滾倒在地。日本鬼子抓了亞牛和拉了那頭黃牛牯，的的礮礮的威武地响着皮鞋走了。

老六的女人，亞蝦和在禾稈堆里跑出來的亞好互相抱頭大哭，訴着苦命，咒着鬼子……

老六怒癩的站在門跟，眼看着：一團一團的火頭起了。他緊握着他的拳頭，他真的很衝出去，和那殺害了他的兄弟；抓了他的兒子的萬惡的鬼子們拚命！他咆哮起來了，怒火一股一股的衝上心頭。可是，求生的慾望，把它完全壓熄。老六只有咬着牙根，低着頭，慢慢的踱回屋里去……

經過了這一次劇變之後，老六美麗的幻夢被打破了，生活過得非常悲憤而艱苦，他不得不荒廢他的田地，就算他和年紀輕輕的亞蝦買一切驚險，再發揮他們的勞力，也不能維持一家四口子的生活。雖然已往老六會積了點錢，但在物價不斷高漲和飢荒的年頭裏，時時要受敵人和漢奸們的剝奪，無論如何是不能支持下去的，生活愈來愈不容易。最後，老六的女人由一個以前「結拜」姊妹介紹和亞好一同到縣城裏做工，同時，除了自己住的一間屋和兩畝田留回自己外，把其餘的押給了達伯。訂明了利息，交付了契約。這麼一來，老六才舒了一口氣。

銀紙天天不值錢，拿着那些押款坐下來吃是極不化算的，他感覺到「非自力更生不足圖強」，故此，首先便買回一頭黃牛。這樣苦盡了自兩父子的勞力便可耕足兩畝田了，不單可以供給三口的食用，並且還可將盈餘貯積起來，以便將來贖田之打算。

可是天不從人願，晴天來了一個霹靂，一個月後，老六的女人哭喪着臉，跑回家里狂哭。

「做什麼事情呀！亞好的媽，」老六知道有點兒不對了，急忙地問，可是老六的女人儘是哭着，抽噎着。偶然，他發現亞好沒有回來，心裏有點兒明白了：「說呀！儘哭着幹什麼？說呀！亞好呢？」

當地聽到「亞好」二字的時候，哭得更加悲慟了。……好容易抹過了眼淚。她開始說着命運底遭遇：

「你們是知道的，二月初三我和亞好去到縣裏，經過亞好的介紹，好容易才先後覓到工作。我在一個中等家庭里當傭婦，亞好被薦到富家做婢女。經過兩個星期都相安無事。那知在二月二十夜晚，吳家有一個婦人找我，露出二排黃牙，笑嘻嘻地對我說：「亞好老母呀，你真是夠福氣了，有個那麼漂亮的女兒，將來一定做一個好岳母了。嘻嘻，嘻嘻，你真是夠福氣了哪，吳家二少爺看中亞好呀，想把她納為第三妾呢，說來這頭婚事真不錯，吳家有錢又有勢，很多人想高攀卻高攀不起呢。嘻嘻……怎麼樣？亞好老母，不！是烟家奶奶呢！嘻嘻，怎麼樣呀？……」我聽聞吳家二少是無賴「二世祖」，到處作惡橫行，欺負良家婦女，當然拒絕她：「不行！不行的，我亞好在鄉中已許字他人，況且給人作妾，亞好「老豆」不允許的呀！多謝你的好意了。大嫂，」當時

，她聽了以後，便進一步的追了過來：「又不是這麼說了，吳家有錢有勢，你現在不願他，將來啞仔吃黃連，不要說我不說過呀……」經過了數次的纏舌，始終我堅決的拒絕了。她含恨的跑了回去。……這事就來了，第二天晚上，亞好，亞好，「她嗚咽了」便被那個無賴扯到房裏姦污了。……亞好急了起來，就在當晚半夜，上了吊……天哪！「她掛着自己底胸狂哭。……第二天，當我知道時，便跑到吳家痛哭要人，可是，給那些兇鬼趕出門外。……唉，在這無天無日的世界裏，有錢人便可以與你們窮家人的命！拳頭在近，官府還婆巴結他，誰敢惹他呢？……」她瘋狂地「嗚！我們不是人嗎？……」

老六的女人昏去了。……

過幾天，村前的大塘裏，發現有一具婦人的浮屍。……

好容易才收下了辛酸的眼淚，但在戰禍和社會罪惡底雙重打擊下，老六已顯得非常頹喪了。現在他唯一的希望就在亞蝦一個人身上，他感覺到他的希望非「自力更生」不可，於是他不顧一切的去動用他的勞力，以期完成他的希望。

首先，他感覺到就要贖回他的田地和屋宇，一天，他拿了款子，跑到達伯家裏贖田，達伯御着長長的烟斗走出來，笑嘻嘻地向老六說：「好呀，亞六，你要贖回田地麼？好的，好的，」收下了款子，轉身回房裏，一息間，又慢慢地走了出來，「喂，亞六，對不起呢，剛才我在夾萬裏找你的田契，翻來翻去翻不着，後來我想起了，原來是縣府裏拿去繳驗了呢，你不緊吧，下回來取好麼？」老六想，一個傭伴難道騙你不成！只有唯唯而退。

過了半個月，老六又跑到達伯那裏去。「達伯，我的契呢？」「啊！啊！對不起，對不起，我前天派人到縣里在，原來給他們遺失了呢，喂，亞六，橫豎你的田與我毗連，認了給我吧！」說完便轉身入房裏去了。……兩日後，老六家裏來了一個客人，對老六作了一個硬硬的攻勢：「六哥，你想想是嗎？達伯有錢有面兼有勢，縣府裏和皇軍他都有來往，以我想來，應作罷論為上着，否則，……」亞好頭有得你嘗呢。……

老六吞着滿肚子氣，他憤怒地望着亞蝦，想從那裡寄托他幾度希望

與絕望所遺留下的希望。

卅四年夏間，原子彈投下了廣島與長崎，日本鬼子投降了。各地「重光」，紛紛「復員」，消息傳到甲乙村，老六高興的跳了起來，從此還不太平麼！殺雞的鬼子有今日呀！漸漸，他醒悟了，對他失了的田地，又萌了希望之芽，當漢奸的，今日還不是你底末日麼？！

於是，在一天，老六高興的向着達伯那里走，準備索回他的田地和屋宇……嘩！天哪！嚇得他急忙地倒退了兩步，發怔的呆着，原來達伯門口十分熱鬧，招牌換過來了，上書「××縣第×區××鄉甲乙村村長辦公處」。正中懸住一個結彩的大橫額，上書「普天同慶」，門前車水馬龍來往不絕，有昂昂然的軍官，有西裝革履的大員……達伯始終是一個有錢的達伯，老六究竟還是沒出息的老六，老六咋了咋舌頭，跑回家去。

以往的事當它昨天死，新的希望將在明日生。老六只得硬把一股憤氣壓入肚子裏，橫豎日本鬼子趕走了，天下太平，老六還有亞蝦在，還

愁什麼？於是老六以往的美夢，復職於心頭。

勝利一年後，老六積了幾十担穀，憑着隣居的四叔婆作媒，替亞蝦說了一頭婚事，交了定金，禮餅，擇定四月四日迎娶。

老六心頭舒了一口氣，這回還不開枝散葉麼？距離婚期只有三天了，男女家忙着辦喜事，正在响起大鑼過禮時，村公所派來了幾個自衛隊，原來亞蝦中了簽，今天即要入營。

頓時哄起來了，自衛隊不由分說抓了人就走……

一切希望都消滅了。受盡帝國主義的壓迫與災害，和人為的罪惡重重的打擊與侮辱，老六底希望被摧毀再摧毀。今天亞蝦被「人」抓去了，老六才領悟到「小民」所處的地位。他感覺到現在已被迫到了孤苦，伶仃，滅亡的絕境……他瘋狂悽苦的眼睛，凝視着村前底小門樓在發着燦爛的光。

老六上吊了。悲慘。悽涼。

——九、三勝利日於黃連

哭的讚美

子 皿

讓盡情地我哭吧！
過多的抑鬱壓積在我心頭。
誰說流淚是怯懦的表示？
誰說哭是屈辱的行爲？
那是不平者反抗的呼嘯！
低低的飲泣，
傾吐不幸者悲慘的命運；
暴露了社會不平的黑暗。
哭就是坦白！哭就是勇敢！
如果環境使你窒息，
就趕快盡情地一哭吧！
誰說流淚卑屈的工具？
誰說哭是缺乏理智的行爲？

那是一股激流！那是一枚炸彈！
它沖開了心靈上的積障；
炸毀了橫亘胸中的愁壘。
高聲的哭號啊！
使沒有靈魂的人警惕；
使惡毒心狠人胆寒。
哭就是力量！哭就是勇敢！
如果有人威迫着你，
就趕快盡情地一哭吧！
誰說流淚是退讓的表示？
誰說哭是愚昧的行爲？
溫熱的淚水，
暖和人間給我們的冷酷。

沉痛的哭音，
掩蔽了不幸者心靈的寂寞。
哭忘了一切；哭是甜蜜的幸福。
如果冷酷與枯寂圍困着你，
就盡情地去痛哭吧！
當前途迷漫着無邊的黑暗，
連一縷光明也泯滅了的時候，
你彷彿如迷途可憐的羔羊，
能沒有哭泣嗎？
當惡勢力包圍着你，
四面求援而沒有反應的時候，
一切希望都成了盛開後的殘花，
能沒有哭泣嗎？
當親愛的人都離你而去，
痛苦與哀傷換去了甜蜜的幸福，

你感到極度的空虛和失却了生命的溫暖。能沒有哭泣嗎？
當不幸的失足使你掉進火坑，
偶然的警惕使你覺悟過來，
回頭是岸的愧悔情緒裏，
能沒有哭泣嗎？
哭是真情的披露；
是被壓迫者求救的呼聲；
是促人覺悟的力量；
是改造社會的洪流！
只要是出自純真的感情，
不沾染虛偽的成份，
哭是勇敢的！是偉大的！
讓我盡情地一哭吧！
過多的抑鬱壓積在我心頭。

通遷記

洪成章

前序

自本年二月，經過經濟狂瀾的肆虐以後，幾乎把全國人心的希望吹掃一空，連抗戰以來豎立起的勝利和平，國富民康的信念，也全數吹坍、連根拔除了。

中央政府為平抑物價，頒行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期望能遏止漲風。雖然用盡了九牛二虎的氣力，去應付、去壓制，而結果，好像風停雨至，到了四月間，那經濟的暴雨連綿，河海江湖四下橫流，加上神話似的妖精——金龍、銀龍在金融界興風作浪，推波助瀾，攪得全國各大小商埠、農付，無一不受到災害，而政府亦只有氣窮力竭疲於奔命，能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就算是「賢明」的了。

物價像脫韁的野馬，每個人的生活，絕無把握抓定。

另有小數平日有經濟力的人們，或許是豪富巨商，趁着時機大買黃金、炒外幣、搶洋貨、囤土產，大有視國幣等於當年的馬克，存着輕鄙的心理，甚至還把錢看有一天不能使用。——這憂愁或許不是過慮，自抗戰到復員：銅仙、分幣、銀幣、以及角幣，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的鈔票，都不是逐漸「道不拾遺」證明「在上有善政」嗎？

作者不是經濟專家，也不想去探討關於經濟上的種種問題，而所要寫出來給讀者看的，是在廣州市內，一對夫妻都是公務員，不談衣食，單以住房子一件事，已受盡房東種種威脅的痛苦，這住居問題，廣州市房屋管理委員會管理不了，至今仍留存着若干懸案，天天在演變着，惡化着。

下面是那位朋友對我的敘述。惜我的筆笨拙沒，有把他的憤懣、失望、憂鬱的心情完全描述出來，但自信記得還算忠實。

一

我是住在市中心區的。那屋主，起初確是一等的好人；他住在西關

，每三個月或兩個月才來收一次房租，而且是笑客滿面。

到去年冬間，收租的期限縮短了，除了要我增加兩倍資金外，每月到期即來催收，態度是沉默寡言，彷彿有無限感慨和許多心事的。

今年二月以後，又好久不來，到了四月梢，他來時，說要將房租升算黃金或港幣，至少要折合白米；要不然則不敢勉強，請我另覓高價。

我和他說了許多人情他都不依，最後我決計搬出。我的太太——菲也同意着。

爲了找房子，一天下午我從××街雙喜坊，低頭蹙額，想到薪水才二十八萬，租房入伙就要五十多萬，懷着一肚子悶氣出來，驀然肩胛上給一隻手抓住，不等到我回頭，已聽到陌生的聲音問我：

「吳先生，上那兒去？」

車轉身子，瞧見一副笑嘻嘻的臉，而且因爲笑意過濃，那雙頰的皮肉已被扯皺在兩眼四周，擠得眼睛僅有兩條縫，這更使我對這副臉孔，益發生疏起來。

我正在向舊憶的片子上，找尋那位先生的臉譜，一時間又找不出頭緒，只好順水推舟的說：「我來探你呢！」

「真的嗎？」他過分的驚喜。又十分認真的說：「那末請到我那兒坐坐。」

「那有不真！」我滿臉正經，因爲我知道辦公的時間尙未到，也就弄假成真地承認着。

「我是住在隔坊的三樓，歡迎，歡迎！」如是他把抓我肩胛的手，插進臂彎裡，挽着就走。我也莫名其妙的跟着跑。

「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他一邊走一邊挺熱情地說。

「是的，時間過得真快。」我茫然地像下註釋般回答着。

「要不是聽朋友說起你在這裏，我真不敢認你了。」

「我還認得你，但你彷彿比以前更結實健旺了！」爲了要證明剛才說是「我來探你」不是謊話。

「不，我老得多了！」說時用手摸了擦鬍子。
「你現在還不夠三十歲，那會就老？如果這樣年紀就說老，那太多老、太快老了！」我仍然不知他是誰，在什麼時候見過，只是不着邊際，找些約摸不會說錯的話來搭訕。

「到了，我就住在這兒三樓！」
「我到隔鄰的巷子裏去找你，那裏找得到你呀！——這兒是好地方呀。」

「不見得好，不過是親戚讓給我的，馬馬虎虎就是了！」
他叫女工開了門，我們給引到客廳裡，當經過甬道時，我聽見地板的花磚，朱紅而繪製深綠的圖案，鋪鑲得好雅緻，且抹得很清淨。而青玻璃窗上的浮花，精緻的細紋，構成毛玻璃，也顯得光線很柔和，不禁再說道：「這是好住所，還不是好地方嘛！」

「可以住就是了，當然不像戰時茅棚竹筐那個樣子了。」他指着沙發說：「坐坐！」

我的目的原是要找房子，所以對住所的環境特別注意。瞧這所房子客廳朝南另一面向西，接隔客廳的是木屏的房子，空氣好，陽光足。我聽見他在那東壁窗下有張書桌，上面堆着報紙和書籍，如是像老朋友一樣走過去，隨意取出一本書來，目的是想從書中認到他的名字。

抽出一本「人生的體驗」，封面上沒有簽署，連扉頁裏也沒有。
「你喜歡看哲學書嗎？」他走過來問：「現在，買書真不容易。」
「有時也翻翻，實在現在沒有閒錢買書，也無心情讀書，大概「人生」的「體驗」太苦了的緣故……」

隨手又改抽出一本「婦女與家庭」又照樣的翻着，他瞧見了又問：
「你的太太在這兒吧！」

「是的。」心却想着：又是沒有簽名的，「兩人辦公，皮鞋穿洞！」
如是在再抽出一本「我的心呀，在高原」譯詩集，裏面有一顆印鑑，可是，那字跡是古篆字，我左瞧右瞧，彷彿是「張」什麼，不管他的名字是什麼，只消叫他「張先生」也就可以應付得下場了。我逼出一串苦笑，正要說「老張！你住的地方真不錯」而引入本題時，他却說話了。

「我的心呀，在桂林，我却尚不知怎樣渡過這證書關；這本書就是女友從桂林寄給我的！」

「那是你的未婚妻嗎？」

「是的。」他又眯着眼睛笑着：「未婚何時結，空待年復月！」

「你的結婚戒指打好了？」我瞧見他的戒指有姓名的。

「沒有，我這個指環是象牙的！」他隨即從指上褪了出來。

我認出他的名字，恨命的把右手拍着大腿！原來這是「莫壽年」！
莫壽年是我民國十八年到上海投考××大學時編為同席的一位應試生，當時我很自負，以為各種功課準備得好，試題能答得對，便一定可以取錄的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純潔青年，而他則是除了繳試卷以外，還呈送了兩封中央要員的八行書的。結果，他抄了我的答卷，在榜示上他便正取為第五名，而我「名落孫山」之外，連備取試讀的資格也沒有。

我不提往事，只把為何要搬家，要租房的問題跟他說，並問他有無可租賃的。他說他還是住親戚的房子。他有一位朋友曾說過，他那兒有房子相讓，禮拜天下午同到那兒去看看，租金不是說黃金，港幣，也不是白米，聽說那是從敵產處理局租過來的，可担保在短期內不會加租，就是加租也不會像其他屋主那樣兇狠……

二

我和莫壽年到了那位朋友家裏。

「這是錢莊先生」他向我介紹，然後又把我的姓名介紹給他朋友。
莫壽年還沒有坐下來，便叫了錢莊往門外去談話了。我坐在長條檯上，瞧見這廳子的地板髒得很，在牆根處因地基不實，給壓得凹陷低些，所以那大塊方磚也朝牆撓起，越顯得地板不平了。南窗向街，東窗有脫巷，是二樓上樓的甬道，光線尚好，隔廳的前房，是用木屏，上面的方格也給牆重壓歪了。屏中鑲黃色的毛玻璃，有一塊是打破了，糊了一塊舊報紙，而且還黏得不牢，微風吹來不住地翕動着。檯板是鋼骨水泥建的，還算堅固。裝置的電燈線已拆毀，莫壽年已對我說過：可保最近

不會加租。除非是敵產處理局要加租的時候。但，政府機關租出的房子，不比其他的屋主，加租也必然是合理合法的……我向有利方面想着。

一會他倆進來，莫壽年很坦率地說：

「我已對錢先生說過了，這個廳子和前房可以相讓，他也不想賺你的錢，不過他進來時已付了鞋金批頭，如果你要長住，則進伙時繳交四個月，每月七萬元，四七二十八萬元，一廳一房，與外頭比較起來，是不算貴的；如果你不打算長住，那就每月七萬元，不過，錢先生自己要住的時候，則隨時可以收回。你的意思怎樣？」

「你先看看房子，和全屋的環境吧，看到合意了才說。」錢莊的吵吵的嗓音這樣說着，隨即開了房門：「這是我的臥房，行李多兩天便要搬了。」

我一口答應要長住，心想：比原來住的地方總算便宜。再看房子不算小，擺床、放置椅椅外，尚有些餘地方，還可以擺些其他的用具。地板不好，牆壁倒還潔白。以後，錢莊又引我到後面，指行人道旁的房子，說他的妹妹居住，她在附近讀書；後房是姓唐的夫婦居住，丈夫是經商的，白天很少回來，其他廚房浴室，俱一齊備，電燈則小事修理便可以照常點燃。……

「二樓住的是二房東，琅琊人，她的丈夫是在高等法院任首席檢察官，以後，不知為什麼，到南京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現在那位是她的姨太太，我和姓唐的夫婦搬進來時，已經言明，敵產處理局不加租，她也不加我們的租的！」錢莊說得笑容可掬。

「我們搬進來前，要跟她見面嘛？」

「不用的，我和莫先生是朋友，我們青年人一見如故。我們現在也就是朋友了，譬如，我對莫先生說以後每月房租七萬元，你來也是一樣。」

「我和你租賃，是要立租簿吧？」

「不用的。根本，我們向她租，她也不敢發租簿，因為敵產處理局規定只能自己住，轉租給人便違法嘛！」

跟着他問我什麼時候要搬進來？我想着現在是廿五號了，下月一號也不到一星期就決定了從下月一號開始。

我交了一個月定錢給錢莊。回來後，告知了菲，說那房子還可以住，最合算的便是不以黃金、港幣、白米計租，無論如何都不會受金潮、外幣、糧食的變動，而被捲入漩渦裏。

我又說現在市府頒佈了房屋租賃辦法及處罰規則，並且還成立了房產管理委員會，至少不會受到巧立名目增加我們的負擔了。

「好了，你真是太天真了，辦法，規則，你還迷信它們嗎？」菲搖了搖不信任的腦袋。

「我們的生命，財產，都是靠政府、法律來保障的。」我解釋着說：「現在的政府一切措施，老百姓們對它都失了信仰，如果政府有力量，復員了將近兩年，不會把那樣事弄到這田地了！市府變成了「市虎」，法律也早變成了毫不靈驗的「符籙」了！」菲說得黯然起來。

我沒有再說什麼，心裏總以為非的話過激了些。

三

交足了廿八萬元，我們搬進去了。

電燈不能用，叫電工修接好了，鐵閘斷了黃鱉頭，也叫過街的整好，同時還配了鎖鑰；房屏的玻璃破了一塊，也叫木工用薄板釘好，髻了彷彿相同的油料；而地板門窗都叫女工抹拭過，把傢俬用器陳列起來，雖不能說是煥然一新，至少可以說是改觀了。

錢莊的妹妹是一個跛腳的學生，每天一早大搖着去上學，晚上才大擺着回來，後房的唐氏夫婦：唐太太矮小而懶散，又懷了七八個月身孕，更顯出醜態和臃腫。每一件小事，也十分嚴重似的，如果她一說話，彷彿燃着一串小爆竹，劈劈拍拍，鬧嘈嘈的。不過，她和我們說話的時候很少，和女工談話接觸多，還不至十分吵鬧。而她的丈夫每天深夜回來，不喜多談，進了房子却很少出現了。只有每天早晚在二樓的一支比男人更粗豪的聲響罵工人，喝兒女，却要使全街坊的人都聽見似的。

我自遷入以後，我和菲爲了辦公，白天很少在家，直到晚上才有多餘的時間在寓所裏。

大概經過了一星期，一天在晚飯時，女工告訴二樓的屋主進來，問後房的唐太，最近誰搬了進來，爲什麼不告知她，唐太和她談了好久，

臨去時還怒氣沖沖的。

「大概是不會來鬧我們的？」我不以為意地說。

「我一聽到這些事就頭痛！」菲預感到又有麻煩嘆息着。

飯後菲打算去找唐太來問，我還禁止住她，說他們收了我們的四個月錢，我們儘可以不去過問這些事。

又過了幾天的一個清晨，我還未起床，又聽見樓上的女人粗聲大氣的說着話，好像罵誰似的。一會，我聽見有敲門聲，女工開了門，說話的是女孩子的聲音，說是要找唐先生到樓上去說話。

唐先生說話怕痛似的，是個很怕惹事的人，只聽他的女人回覆她，說明唐先生有事，她會上來跟她的媽媽說。

「你聽，這還不是房子的問題嗎？」菲推着我說。

那時，我也曉得是爲了這事，不過，我還持着「事非干己莫當頭」的態度，叫菲如果錢莊和他們不說，我們便不提此事，當作不知。

唐太開始對菲說起了二樓的房東要加租的事。錢莊當天回來便對我說：「真對不住你，現在樓上的要叫我們加租了，我決計不理她，這是廠產處理局租過來的房子，並且她以前已對我說過，局不加租，她也不向我加的，我已經調查過了，她從局裡租過來，全座每月才伍萬元，去年我們搬進來時，房租拾萬，四十萬入伙，她已賺了一筆錢，現在又要加租，我決計不依，聽她怎樣？」

「你和她租賃時，爲什不立租簿？」

「就因爲嘛。當初她說得聲好，我大相信了她好的緣故！不過，她現在無理要求，我們不理，將來她向法院起訴，我們如果失敗了，起碼有三個月的時間白住！——現在，你暫時可無需再繳房租了，聽以後的情形如何再說！」

「你說這兒不會加租？」我有點失望的口氣。

「這是她當初對我說的。總之，就是要加，我們也要依照市政府公佈的辦法，不能讓它超過百分之三十！如果不合理的要求，非法的要費我們堅持不繳，聽她怎樣？」

「聽她怎樣？」——那二房東，每天早晚吩咐她的女工，或女兒來催促姓唐的上夫說話，而姓唐的却次次躲避，出頭應付的，都是他的女人。

據錢莊說，他爲避免當面衝突，好幾次用電話對她商談，但毫無結果。以後二房東一聽到是他的電話，就掛起了聽筒。

一天清早，二房東親自出馬來找姓唐的，他尚未起床，雖託言頭痛，終給她吵鬧着叫上樓去，好久才下來，我聽見他對他的女人說：「她說要我們每月繳納三担米，我想，現在每担米不過拾貳萬五千元，三担自熱太多，我們負不少，如是我只應允她二担！」

「你答應了她二担嗎？怎麼辦呢？還沒有跟錢先生吳先生等人商量，將來怎樣分配？」他的女人不同意起來！「你一出頭就誤事！」

「我說過，要跟他们商量，我是不能全權代表的。」

果然，我起床梳洗剛完，那樓上的房東便到廳子裡，唐太在招呼她，說是要跟我商談！

我住在這兒已有一個多月，碰見她的時候雖有兩三次，但是都是在巷頭街口，或是我走得快搶過了她的時候，今天，一看見也並不生疏；兩眼深陷而滾圓，臉龐闊大而扁平，穿一衣黑膠綢的短衫褲，有幾分像貓頭鷹，我和菲有一次在外面碰見，會對菲說：「這是滿臉煞氣的女人，眼露兇光，一看見就令人害怕！」菲說：「是住在我們那條巷子裏，我好幾次也碰過她，彷彿她一看見，就像有什麼仇恨似的！」原來這位就是我們的二房東，她盛氣凌人的端坐大椅上，我很有禮貌的，坐在她的對面，奉她一枝烟，她說「不抽」，一點客氣話也不說。

我們坐下，她對斜角坐的唐太說：「你們怎樣？這是我房子，當初我的阿符向廠產處理局租過來，是用了多少錢，請了幾次酒你們知道？局裏的朋友們，聽我們阿符在法院裏做首席檢察官爲人公正，沒有其他旁的收入，特租這座房子，好讓我每月減少一點耗支，同時……」

「這些事我早明白了的，」我聽她聲音粗大聒耳，想打斷她的無謂的敘述。

「你在什麼地方辦公，做些什麼事？」

「廣州市內，繁筆。——有時紅的，有時黑的。」

「呵，呵！我問你，你和錢莊有什麼關係，爲什麼遷進來住不通知我？你來到這兒居住，有沒有報戶口？……」像考試一樣出了許多題目，企圖來難爲我。

「沒有關係是不會搬遷來住，這些是我們的事，警局不會來干擾你，請你不要勞心！」

「你知我是房東嗎？如果有不正當的人住在這裏，將來是累及我的，他們由我代報戶口，你可以隨便搬進來嗎？」

「要怎樣嗎？你說：」我不想聽她許多話，噤噤表，辦公的時間，已過去了半小時了。

「今天就是爲了這事。早上已和唐先生說過了，他答應了，說是還要跟你們商量。」隨即對唐太說：「去年十月，你們搬進來時，十萬元租金，可以租到三担半上白米，我也知道你們的艱難，外頭租房子也不容易，不要這樣去計算，減少至二担半上白米，老秤計算，他已答應了，你的意見怎樣？」眼睛溫和了許多，等待我的答覆。

「你有沒有聽過房屋租賃辦法，廣州市政府公布施行的？」我一個一個字唸出來。

「本年三月廿九日各報刊過了。我試問你，國家頒布了多少法令，有那幾種實行了？這些都是官樣文章，你別以爲我是女人。如果政府的法令能夠雷厲風行，根本到現在物價早已平復，我不特不要你們加租，你們還可以向我提出減租了，試想，戰前十萬八萬可以買一座房子了，你還肯出這些錢來租人的房子？」

「我們不是不願加租，不過要有個分寸！」唐太插口說。

「我不要求多，二担半，老秤，實在已打了一個大折扣！」

「現在不是原始時代，以貨易貨，我們的國幣流通，應以國幣爲基準的！」

「我不是真的要你的米，只是每月終，看報紙上的米價，折合國幣繳交；如果米價跌啦，跌回三萬元或二萬元一担時，我寧願收你們七八萬元，甚至一二萬元也可以。」

「爲什麼現在不說國幣？」

「說國幣，亦可。現在每担米十三萬元左右，預繳半年仲國幣八十萬元——可以的，我不一定要每月麻煩你們，這樣，最好，最好！」

「你跟錢先生商量，他答應了，我們自會有辦法。」

我感到，這是無可商談，起身出門，出了門，還聽她說：

「我的丈夫就是法院檢察官，現在在南京國防部，高高在上，你們還想法來噁我嗎？嚇！」

四

過了一個多月，錢莊不加租，也不叫她的妹妹等搬出，姓唐的已到潮汕方面去做鹽生意了。

一次非從外面回來時，在門前碰見了二房東，她卻對她罵道：

「真是好不知醜，住人家的房子不用交租嗎？又不是你的契爺做的房子，」這些話，我也聽見了。

「你聽見嗎？居然當面罵起我來了，像這樣下去，那能住得安？」

「別理她！」

「這樣的潑婦婆，她又住在二樓，天天像轟雷似的，我是吃不消的！」

「錢莊回來，我勸他，加她一點租金吧！我們吃虧點，平均分攤！別惹得那麼多囉嗦！」

錢莊總算負責，他要我們把什麼責任都推卸到他的身上。

以後他找到一位以前是她的丈夫的上司，寫了一張咭片，叫姓唐的女人送上樓去，她一看到更加氣忿，罵錢莊恃勢凌人；而且很不恭敬的，辱罵了許多那咭片上姓名的不是……

大概是她恐怕一時過激的話會引起若干麻煩來吧，以後，房東叫唐太前去，說是限我們定期遷出，在未遷出以前，每月暫繳廿五萬元，而我爲了避免吵鬧，甘願負擔百分之六十，這樣，才算暫時的安定下來。

這樣，繳納了二個月，可是六月、物價的漲風又來拜訪這城市，故第三個月到期要送的租金她也拒收了。舊事重提，要我們「兩担半米、老秤計算。」除了這八個字的要求以外，否則就是「搬出！」

米是漲至二十七八萬元，我們計算起來，每月的收入才四十多萬元，決不肯從廿五萬元增至六七十萬而繳納。

在那個時候，唐太分娩了。唐太的內兄從軍隊遣散回來，每天來的人特別生雜，而且那些軍人，說話吵架架似的，行動舉止又欠文雅，把廳子裏弄得慌亂，連茶具桌布也常給沾污。加上錢莊的妹妹放了暑假，每

天的男女同學擁擠出，有時在房子裏唱歌，玩耍，乒乓球，啦啦哩哩，一直到深夜不散，一點安寧都得不到。

他們已不自重，我們又不便禁止。而二樓的又每晚搓麻將，劈劈拍拍，談牌理，講瘋風輪勢，有時正昏昏欲睡，忽然拍拍從枕，一陣呼喝，幾乎每晚都如是，彷彿把我的腦子裝上了一副打字機。

爲了夜求一宿安，決定要早日離開這地方，非聲言在這兒住下去，要短命十年，她說：「有幾次我發惡夢！燒屋，土匪打劫，給強盜掃射機關槍……醒來才知道都是打牌聲入夢！」

一天，我辦公回來，一開門，聽見窗前的枱上堆滿着垃圾，叫女工來一問，才知道是樓上從窗口傾下來的。

又一天，女工討厭而畏惡的告訴我：「吳先生，今天掠在門外竹竿子上的白西裝，給樓上的瀉了好幾處墨水，洗也洗不乾淨？」

氣不過來，欲叫警察登樓上去問罪，非說：「還是不說好了，你跟她鬥氣，下次更多麻煩，現在，她趕我們遷出，已不惜卑劣的手段了！」

再一天，唐太從外頭回來，給二樓的茶水潑得滿頭滿臉，也含垢忍辱的自己洗去算了。

錢莊的妹妹比較幸運，却只給香蕉皮打過一下面頰。

居高臨下的卑劣攻勢，得不到反應，逼迫又停了下來，我知道這沉默是更積極的準備，果然，一天午後二時，來了一個聲稱是警局裏派來的便衣，說是他是奉局長的命來調查的，問我們有沒有報戶口，有沒有租簿，告訴我這裏的房東有公事呈到局裡……

黃太聽了戰慄起來，我反問他他不知道有房屋租賃辦法，說黃金，憑紙，白米計租不合理？述說因爲沒有租簿，又時時逼遷所以沒有報戶口的理由。我問他你即是奉命來的，請你把公事拿出來看，那時剛巧錢莊也回來，我們的聲勢無形中增大了，我聽見對方支吾，神色惶惶，錢莊馬上把門關住，我却馬上吩咐女工要叫警察，嚇得來人坦白招供：

「我是符太的親戚，她叫我來威脅你們的。」討了許多人情，賠了許多不是，我才把他放出去；並且訓誡他：人不是狗，應該有理智，不能讓人唆使吠咬……

警察局長是二房東的同鄉，所以警局裏確是有許多她的親友，這事

「威逼」失利以後，她覺得非給我們臉色看看，不能維持她房東的尊嚴了。一天晚上，果然吞進了不少警局的職員，我以爲有什麼行動，只聽笑鬧了一回，大概是請他們宴飲的。

三天以後，由警總局送來一張傳票，傳錢莊於明日到總局第二科去談話，那時我不在家，唐太等也出去了，只剩女工在那裏；沒有簽收，直等到我回來了，我問「什麼事？」

那傳達說：「你們霸住人家房子，發生糾紛，傳去問問的！」

我把錢莊到香港未回的理由填上去。

第二天一早又送來了傳票，傳錢莊的妹妹——錢金英了。錢金英躊躇而憤憤着問我怎麼辦？

「不到，曉它怎樣？現在的廣州市，房東逼遷的兇狠，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就說是霸住吧，這房子原是敵產處理局的，她簡直無權起訴！」我對她打氣似的啟示她。

以後我對她說應該把房租交到市府管理委員會去，由它通知她收取。如是，我便把應繳納的租錢交給錢金英要她交去。

姓唐的是經營鹽生意的，前因潦水爲患，復因夏雨時行，潮汕方面以及沿海的鹽町多被衝毀，無生意可做，加上女人又生產開支浩繁，不得要改圖別業，結果把女嬰送給朋友撫養，他和太太先後赴港……

錢金英把租金交回給我說，「真令人失望，我送到房產評價委員會去，等了好半天，把理由說明了以後，會裡的職員說，近來房產糾紛案條太多，都無法調處，叫我自己設法去處理囉……」

「低能。飯桶！單行法等於廢紙，難怪三四個月以前馬路上許多售賣。不久便銷聲匿跡，根本就連糊來嚇麻雀也不中用的……」

又過了幾天，那二房東發現姓黃的夫妻遷出以後，便聲稱全座屋子要粉刷石灰水。果然買了一包石灰回來，先禮而後兵的着女工來通知，如到期限不遷出，即叫泥水工來粉刷，別怪騷擾你們！

可是，很湊巧，那石灰包放在甬道旁接近樓梯處，她的用意是給我們聽見明白的。那知第三天早上，她便發現石灰包不見了。又粗聲地咒罵着：

「那個手閒無X玩的，把我的石灰包拿去了？試看，給我查到了以

後，你就知死！」走下樓上去問工人，又找上三樓去，結果，誰也沒有見。

「多行不義！」菲對我說出這句成語後，又說「她一定又會埋怨我們，再找些事來麻煩我們了！」

那天中午我和朋友在外頭吃飯，晚上回來，女工報告：「二樓的房東下來東張西望，叫我通知你們，作速找房子搬遷。以後她走進唐先生房間，說房租也沒有清付什麼的，囉嗦了一大遍……」

錢金英見姓唐的搬去了以後，便將她小房子的一切器物轉移到後房裏去，不但不準備遷出，甚有欲長住下去的模樣。

這樣頑抗的結果，是不會有好收場的，錢莊許久也不見再來，房東轉移了方向找起菲來了。菲被叫去問來的回覆，千言萬語仍是「二担半米，老秤計算」八個字，不過附一條註釋，如果我們承租她可以立租簿，而且她會把錢金英的東西搬出門外去，整個地下的房間由我們處理。

「米價有漲無落，現在七十萬，將來不知多少，以我們一個月薪水，還不夠付房租，況且我們又住不了這麼多地方！」我是不贊成這妥協的。

「我們的同鄉親友多，可以分租分担的。」這是菲遷就的意見。

「不成，以米計租，同鄉們誰也沒有這胆量的，我們到逼得絕時，還是另找房子吧！」

「怎樣回覆她，現在？」菲想到眼前的困難，向我討主意，

「說是等他們搬了，或是你將他們的東西搬了再談吧！」

五

這「緩兵計」是不能擋住二房東的貪婪，以及精密的算盤的。

到了租期時（每月十七日），又叫菲去，要菲先將舊欠的房租付清，如是我把分內的租金再交給錢金英，她也很快的送上去，那知收了租金以後，便下最後的通牒：「限月底遷出，她自己要件！」

菲對我說：「現在省政府改租了，一朝天一朝臣，省政府有變動，住房的份子也有變動，打聽，打聽，設法另找房子吧！住在這裏，幾個月太不安了。」

我和菲四下尋去探訪，房子是有，不過都是以前米或漲或跌來做本位，而且得先繳足五個月的租金才准遷入。這是一間房子，折合國幣就要壹百萬元以上。

「我們依舊薪水階級的人，真是沒法子住房子了。」菲看屋子回來對我說。

「我今天看的房子，附帶許多條件，是要頂他全部的傢私，計算起來，又是兩三百萬。」

這樣我和菲分頭覓訪，都沒有適當的地點和適當租金的房子，有時翻閱房屋租賃辦法，愈看愈加生氣，覺得滿紙荒唐：什麼六個月內不准加租，限制不能無理收回房屋，什麼收回自住一年內不能改租，……還有什麼處罪規則，說得堂皇，寫得漂亮，定得官冤，可惜自公佈日以後便變為廢紙了。立法嚴，行法寬，執法地，這是公文政治的通病。

到了月底，房東忙了數天，分明是在調兵遣將。終於在卅日那天，選來了一批男親女戚，同鄉鄰里，聲勢浩大的搬進許多粗破傢私器物來，她像熱率三軍的將軍，把錢金英原住小房子內的剩餘物，都搬在通內甬道上，把廳子裏屬於我的傢具，都堆疊起來，或吩咐女工搬進房子裏，在廳子打了一張古老的大床。

我辦公回來，瞧見了這情形，便搖頭暗恨，他們大概是窺口看見了我，譁嘩而下，如臨大敵似的。那位房東平日說話已比男子漢粗大，現在却如獅子吼叫起來。

「限你月底搬，你却以為老虎不作威是貓，以為我女人家好欺負！……」從來不會有迴聲的屋子，也像有了迴聲。

「我們從南京回來，因為找不到房子，便住在旅館裏，一天要花十萬多元，符先生已對我說過，他那邊可住，所以，我才搬進了來！」一個穿短西褲的做好人的說。

「符太說你們多兩天就遷出了，我的先搬進來，等你們的搬清了以後再安置！」一位三十歲左右女的說。

「你什麼時候搬，要定一個期限！」又是二房東粗大吼聲徵詢着。

「找到房子就搬。」我怪生氣的說。

「你不能遷遷無期！你想霸住人家的屋子？」

「老實說，像你這座屋子也不值得看，不像你那麼蠻不講理；這幸虧不是你的產業，要不然，恐怕許多人都要住天了！」

「我沒有那麼長的命來跟你說許多不等的話，什麼時候搬，請快告訴我！」她倚勢咆哮着喊。

「我已告訴了你，找到房子就搬。」

「你是吳先生？我勸你，吳先生，還是搬開好了，這房子並不好，還是另找較舒適的吧！」另一位穿着西裝的說。

「幾天來我都在尋覓。我們都不是蝸牛，誰也沒有背着屋子走！」

「是的，這兒可以通融一個時候的——」那女的接着說：

以後他們談論了一回，又運來一抵行李傢具，簡直把我住房的門也將堵塞住了。

菲回來對我說，她的朋友介紹一間屋子，一廳一房四十斤白米，納三個月便可以遷入。折合國幣約四十五萬元左右。——不過，現在還要待人引看。

我沒有反對的意思，只認為這結案結仇的地方，再住下去，只有破壞愉快的心情的……

錢菲沒有回來，他的妹妹仍彷彿若無其事一般。在雙十節的前二天晚上，二房東又着女工來向她取房租，她却在門外竊聽，錢金英說了幾句抗繳的憤激話，她聽見了又如打傷的老虎，直衝進去，要搬她的傢具，大吵大嚷，想得到的惡毒語俱罵出了口，差點兒打起架來。

那二房東洩了氣後出來，隨即在門上貼了一張廣州市警察局的信箋寫的字：「本局職員眷屬住宅」。貼時巴掌打得門板嘖嘖地狂响。

錢金英受了這污辱，去投訴了她的舅舅，第二天晚上率領兩個龐形大漢前來，要找二房東算賬，不知她真的外去了，還是躲了不敢下來。

——因為那時請來的親鄰又散去了。

結果把貼在門上的箋紙撕光了。算是消了一口氣。

我爲了找屋子的事，又想起了莫壽年來。親自去找到了他，對他說知幾個月來的經過，他告訴我，他又有一位朋友，多兩天要到南洋經商去，他有一個房子，是她的姨媽的，光線地板都整好，也不用上期租什麼的，說完他和我同去，一切很順遂的，馬上決定下來。他不敢開口

，由我答應每月繳十五萬元給他的姨媽。

我回來，非告知剛才錢金英舅舅等來鬧的事件，我覺到人世間還有同情與溫暖，決計雙十節搬家。

今年的雙十節，是復員後第三度的國慶，而我在滿街國旗的招展中，馬路上各學校的學生，排着隊伍，奏着軍樂行進時，我却護送了三都豬籠車，空隆，空隆……我第三次搬屋子了。

我聽見學生們唱歌聲，宛如聽見勝利的幻滅，與「國慶的悲歌」……

尾聲

「吳仁兄，現在省政改組了，這是給廣東人民一個新的希望——我們無妨希望，希望以後大家都能夠漸漸地安居樂業！」

記者結束了逼遷的敘述，走到窗前，指着高聳入雲的牌樓，發出茫然的苦笑！

——脫稿於三十六年國慶後二天

徵求封面圖案

本刊自明年一月份起，即爲第七卷第一期開始之期，過去每一卷均換封面圖案，伴資讀者易於識別，茲特重行徵求兩色版（各分繪單色以便製版）封面圖案一幀。內容以富有文藝意味，設計以清新、明快、崇高、嚴肅爲主。不論知名及未名的畫家，圖案設計專家，均歡迎參加。一經借重，敬致薄酬拾萬元，並在目錄內刊出當選者姓名，以表謝忱。（截止日期：本年十二月十五日）

文壇月刊社謹啟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在商行裏

黃赴雲

來到省城，爲了節儉起見，我就暫時住在同鄉主辦的一間商行里。字號是正泰行。

那間商行的門面舖陳，並不見得怎樣堂皇華麗，因爲那是經營「紙把雜貨」之故。我走進去，夥計招待了茶煙之後，就引我上樓，以便把我安置了。

在二樓的會客室里，我碰見一個身材很肥碩的人，以前我並不熟悉他，他的臉都很腫，豐滿的兩頰把那對眼睛擠得僅像一條線子了，眉毛粗得很。他一見我，眼睛就像對犯罪的小偷般那樣睜着。當時他是穿一套簇新的綠絨西裝，紫褐色的領帶，着一對閃光的烏皮鞋，滿身都裝束得極雍容富麗的。我看見了，知道不是這店里的要份子，就該是這里的上賓了，於是我不忙上前向他點頭招呼，並且恭恭敬敬的向他請教道：

「先生！貴姓名！」

他沒有即答覆我，而向我全身用厭惡的眼光打量一番後，才以輕蔑的口吻，責問的語氣問我道：

「你姓什麼？」

我聽了這重濁粗澀的聲音，心頭不禁一怔，自忖並沒有什麼事情得罪他的啦！爲什麼他竟以這樣惡狠狠的態度對我呢！難道我的充滿着寒信氣息的打扮，而使他以爲我的來到，會帶給他莫大的騷擾嗎？

我說出我的名字後，他才漫不經意的回答我：

「王雲卿！」

我不願再和他板談下去，知道倒霉，連忙跟着夥計到寓所里。

後來，我探得他就是該商行的經理，因此，我就警惕自己，如果萬一碰見他，行動舉止，無論如何，非特別謹慎不可的，以免現出令他的厭惡的破綻來。原來他不是在那商行住，而是同着他的家眷在外邊租屋，不過每隔幾天，會被黃包車拖着來這里「查看」而已。

以後，我每從外邊回來，看見正泰行門口，擺有漂亮的黃包車，或是在樓上聽見地下銅鈴聲響的時候，知道他又來了，而心頭便會因此不安，窘逼起來，好像又是面對着威脅了。

有一天，我又看見他來了，而且在店裏吃飯。當他離開的時候，那條他帶來準備在該店飼養的貼耳西洋狗，就不時的纏住他；前兩腳舉起，親暱地向他身上撲去，尾巴亂搖，昂起嘴，露出舌頭，準備舐他的手。也許當時他極煩燥不自在的緣故，他竟對着較近他身邊的工人怒喝道：

「快點拿些東西給牠吃！不然我就一棍打死你。」

他那種惡狠狠的聲色俱厲的情狀，不特那個工人會心驚胆寒，而旁邊的我們也已毛骨悚

然了。

一天的夜間，十點鐘左右，我正打算整理床舖，準備睡覺的時候。忽然從樓下傳來一陣叫我的聲音，一聽那重濁粗澀的腔調，我便知道那是經理了。我想：他有什麼事情叫我呢？我在該店住了這樣久，從未聽見過經理自己親身叫我的，現在却這樣意外，我真有點惶惑起來。

走下經理室去，他問我會不會寫曆紙，我說曉得，於是他就交帶我做起事情來。

原來，前幾天省府的不知那一廳廳長上任履新。而那個新廳長和王雲卿是有一面之交的，他爲了表示對廳長的恭敬起見，就「見義勇爲」似地在一班機關主任，銀行經理，商店老同等相識之間，發起集資歡請廳長，其數目由他個人經手。宴會是在本日下午五、六時左右舉行了。現在他是準備把宴會的費用單油印出來，以便分發給那些參加宴會的達官貴人。該單總結使用數目，尙不敷萬餘元。我就問他道：

「這些不敷的數目怎樣辦？」

「當然由我個人墊出，你道還敢向他們收！」他很慷慨豪爽的說。

曆紙寫好後，工人便拿去油印，我以爲無事了，準備動身回到房間里去。而他却說：「還有！信封未寫。」

於是，他就將筆墨拿着，慫慂的放在我身前的那張方桌上，手里捧着一張紙片，上面不知寫着什麼東西，他向那紙片看着說：

「我來唸，你來寫。」

我醜好了罷，放正信封，靜心的聽着他的話語：

「沙面……救濟總……署……李科長……鈞啟。」

他眼巴巴的望着我一筆一劃的寫，嘴里嚼着。我因為過份的注意，動作現得有點怪生生的，手指微微的顫抖着。

寫好一個信封，他拿在手里，認真的端詳了一會，便皺着眉頭不滿地說：

「唉！寫得太草，不好看，你再寫過！」我祇好又恭順的拿起筆，換過信封。

我本來是厭惡和有些畏懼這個經理的，現在面對着他，早已感到一種無形的威脅，無論如何極力鎮定語和自己都無效了。動作感到扭扭、侷促。不能本能地寫出原有的秀麗字跡來。

於是我再寫好一個信封後，他又拿在手里，認真的端詳了一會，最後，又說不得。這樣我一直小心的寫了四、五個信封，他都不滿意。並且還以教訓的失望的口吻向我說：

「給大官看的，這樣拙劣的字跡，怎樣做得！人家看了也會看輕你，說你無能的。」

我祇好快快的告退。

一天，早飯後，夥計，工人，都閒暇無事，於是他們便坐在店堂里閒談起來。不知怎樣談到昨天辭掉的洗衣婦。

一個說：「那個洗衣婦最無用，人又醜，洗衫又不乾淨。」

一個說：「他吃就吃得，一餐最少四碗飯。」

一個說，「以後換過時，一定要靚的，後生的來。這樣我們也較有眼福，同她：打牙齦也就有癢得多……」他的話還沒有講完，另外一個夥計，便挪揄他說：

「年青的靚的洗衣婦，你還敢怎樣，你不怕你老婆擇耳朵。」

說完，便引起一陣哄笑。而那時門外的黃包車熟悉的鈴聲又响了。不久王經理便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於是他們趕快收歛起恣縱的談笑，像老鼠聽見貓公在近前的號叫般沉寂着。而且有的還低下頭，好笑剛才的話句，就被他聽見了似的。

王經理上樓去了，不久門口一個人來找他。那人穿着一身深灰色的駱駝絨西裝，套着蔚藍色的領帶，長刀臉，高鼻子，胸前一鋼質的襟章，閃閃發光，一看就知道他是任職於救濟總署的。他一脚跨進門來，便向着眾人問道：

「王經理係咪在里頭？」

「係二樓！」一個工人回答，接着便把客人引上樓去。

過一會，我走上二樓看報紙，那正是會客室的隔離，僅隔着一層薄板的木板，所以經理和客人的談話，便不時傳入我耳鼓來，他們談得那樣起勁，連我看報紙的心緒都被攪擾了，我祇好放下報紙，專心的聽他們的談話。客人的聲音較尖銳高朗，不像經理的重濁粗澀。

「……不過，那米包要換過才好，因為「救濟總署」的字樣，從街上運過是十分碍眼的，不知你這里有無裝米的包？」尖銳的聲音。

「有草包，麻包都有，愈早運來愈妙，最好能夠在明天動手，可以嗎？」粗澀的聲音。

「得，明天最合適的了，明天禮拜，我不會辦公。不過利潤方面，我這里最少要四成，而且事情要秘密。」

「你總以為我是三歲細佬，這事情，我當然秘密，連我內子都不告訴她，哈哈！」

「好，就這樣講定。至於麵粉，條件你同陳課長商量好了，不過省府那里，你要注意，老殷是特別機密的。」

「慢慢！何主任那里，你切莫忘記代我去申通，我是不會白承你情的，如果那個難關渡過了，便萬事皆備。」

「好，好！一定……你同我還是別人嗎！……現在我要走了，你用荷嗎？」

「去的，大興行那里我還有事呢！」一陣梆梆的下樓聲。

在正泰行里住了差不多有三個禮拜，我覺得再繼續下去，是十分不方便的了。所以不久我就搬到漢民路一個朋友家里去住。從此一走，很久我就沒有再到正泰行里。

三月底，省城的天氣就非常熱了，加之，又個幾月沒洒下點雨，日子過得就更加煩燥又倦怠的。

黃昏，我伴着友人散步於郊外，這是月來的第一次。而映入我眼簾的田野的焦萎衰頹的農作物，却使我們的大吃一驚。那些莊稼像十月山崗里野生的草，歪歪斜斜的生長着，一點蓬勃的生機都沒有，過久的旱天，牠們的生命力都被枯竭殆盡了。平素自己在街市里，大自然是疏遠了，田野里的東西已失去了可愛的蔥

然秘密，連我內子都不告訴她，哈哈！」

「好，就這樣講定。至於麵粉，條件你同陳課長商量好了，不過省府那里，你要注意，老殷是特別機密的。」

「慢慢！何主任那里，你切莫忘記代我去申通，我是不會白承你情的，如果那個難關渡過了，便萬事皆備。」

「好，好！一定……你同我還是別人嗎！……現在我要走了，你用荷嗎？」

「去的，大興行那里我還有事呢！」一陣梆梆的下樓聲。

在正泰行里住了差不多有三個禮拜，我覺得再繼續下去，是十分不方便的了。所以不久我就搬到漢民路一個朋友家里去住。從此一走，很久我就沒有再到正泰行里。

三月底，省城的天氣就非常熱了，加之，又個幾月沒洒下點雨，日子過得就更加煩燥又倦怠的。

黃昏，我伴着友人散步於郊外，這是月來的第一次。而映入我眼簾的田野的焦萎衰頹的農作物，却使我們的大吃一驚。那些莊稼像十月山崗里野生的草，歪歪斜斜的生長着，一點蓬勃的生機都沒有，過久的旱天，牠們的生命力都被枯竭殆盡了。平素自己在街市里，大自然是疏遠了，田野里的東西已失去了可愛的蔥

然秘密，連我內子都不告訴她，哈哈！」

「好，就這樣講定。至於麵粉，條件你同陳課長商量好了，不過省府那里，你要注意，老殷是特別機密的。」

「慢慢！何主任那里，你切莫忘記代我去申通，我是不會白承你情的，如果那個難關渡過了，便萬事皆備。」

「好，好！一定……你同我還是別人嗎！……現在我要走了，你用荷嗎？」

「去的，大興行那里我還有事呢！」一陣梆梆的下樓聲。

在正泰行里住了差不多有三個禮拜，我覺得再繼續下去，是十分不方便的了。所以不久我就搬到漢民路一個朋友家里去住。從此一走，很久我就沒有再到正泰行里。

三月底，省城的天氣就非常熱了，加之，又個幾月沒洒下點雨，日子過得就更加煩燥又倦怠的。

黃昏，我伴着友人散步於郊外，這是月來的第一次。而映入我眼簾的田野的焦萎衰頹的農作物，却使我們的大吃一驚。那些莊稼像十月山崗里野生的草，歪歪斜斜的生長着，一點蓬勃的生機都沒有，過久的旱天，牠們的生命力都被枯竭殆盡了。平素自己在街市里，大自然是疏遠了，田野里的東西已失去了可愛的蔥

流行病

楊詠新

各位：你們看下去的時候，最好緊皺着眉頭；細緊了面孔；不要笑，因為：這不是一個笑話呵！

據說：（自然是據說，也許壓根兒沒有過這一回事呢！）有一天，我們就假定它是大中華民國某年的五月五日吧，地點在漢民公園的一幅草地上，坐了一雙情侶，女的哼着「薔薇處處開」，男的拿起了她那十個「血色殷然」的手指頭撫摩着，歎息着，突然——像咱們廣州特別市的電燈突然熄滅哪樣突然，後面掩來了一隻大手，一枝亮晃晃的東西在手上閃着光：「不要動！動就和你一同死。」低沉的聲音威脅着說。

怎敢動呢！兩個可憐蟲哆嗦着，脚戰慄着；手戰慄着，將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遞向後面去！（女的還被抓了兩把）低沉的聲音又發出來：「走！」

走到了牆邊草地，別處坐着的閒人，見遠遠的有男女兩人「擁」着，怪甜蜜似的，心中就癢癢的羨慕着，又發見多了一個人；而且行到更遠的地方去了，「邪門兒；有點不妥！」有誰「呀」了一下。

哪三個邪門兒漸漸走到門口去了！突然後面的那一個散腿跑了出去，男的怔了三秒鐘；跟着便喊：「搶東西啦！」

女的身體，像風吹一樣倒到他身上，那男的就撲住了她，他再來一聲：「搶東西；搶東西啦！」

一剎那：人們的頭都像被吹歪了的，一齊望着這一對；後面來了個警察挺神氣的呼喝着：「什麼？——什麼？」一邊悄悄裝了個鬼臉，拔起脚步跑着，嘴張着嚷：「搶劫！有人搶劫！」

人就像潮水一樣湧了過來；一個警察歪了頭，煞有介事的付着：猛的就抬起頭來，烏珠子眨巴了幾下：「不錯！真有一個穿了網衣服，長頭髮，四方面孔的，從這裏跑到漢民路去了！不遠不遠！」那把聲音就教人嚇了一跳。

「漢民……」幾個警士就不約而同的看了看領章——「小北警士」大家怔着。人羣起了聲音，活像廁所的蒼蠅……「營營營，營營營！」

那一雙邪門兒，對警察說完了經過，楞在那兒；眼看着各人。

「我得去報報案。」男的說。「報報報，報什麼鬼，要是帶了你去問話，扣你兩三天才急死人啦，」女的放低了嗓子，扣你兩三天才急死人啦，」女的放低了嗓子

「你看這些警察：一些兒不着緊，你給搶了算你倒霉，說不定有些還希望我們有這個遭遇；報什麼？總之……」就提高了聲音沒好氣的說「破財擋災！……呢！破財擋災！……去吧

緣都不覺得。現在出來一行，才難怪近日的米價漲得那樣厲害；城市奸商的操縱，鄉村的被配給軍糧，加之於久旱的天氣，蔓延的兵燹，糧價那有不漲呢！

貧民宿舍里的呻吟更凄怨了，街邊的死屍是日見增多了，……一看那些糧價和死亡，我就想起在正泰行里，那天的救濟總署的客人和王經理的談話來。貧民應當被救濟的，但救濟他的東西却被人家裝入私人的腰包里，變成荒淫奢侈生活的資本了。

爲了打聽家鄉的糧食價格情況，我又到正泰行里去看看那裏有無鄉親帶來新的消息。

一進店門我就探問王經理來了沒有，如果沒有來我打算坐久一點，如果來了，我準備坐一陣就走，以免碰見他那尷尬的臉相。但夥計却告訴我「王經理被警察局扣留還沒有出來」。我聽了非常驚奇，爲什麼像他那樣八面玲瓏的人都惹出這樣不體面的事來呢。

後來那個夥計告訴我：是那些米出了事現在糧價高漲得這樣厲害，省府曾經用佈告，米商賣米一定要登記，不經營業米的商店，不能存米有一千斤以上，如違則嚴格處罰，這里不是經營米，而店內却存有米五百包，總計二萬斤以上，前幾天被人在出就將經理捉去了，并且還將存米沒收呢！我聽了才恍然大悟。 卅五年六月

諸君愛讀本刊

歡迎直接訂閱

，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這年頭兒，什麼都要小心點，搶劫是愈來愈利害，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時間：——」
人羣中起了聲音。

有誰歎息了一下——「唉！」——
營營的聲音漸漸消失了，收音機播放起瘋狂的流行曲：

「報告局員：剛才……」
「什麼剛才呀？」這一個局員：鐵黑了方面孔，眉毛皺起來，像被誰打下了一只大牙似的，擊擊着！小眼睛裡上個大鼻子，顯得怪不順眼，他對於他的下屬，就像他下屬對待小販和乞丐一樣。

「……不……不……不……是剛才八時……不……今晚八時，漢民公園發生了搶劫案；被搶的是一對摩登男女，」說到這裡：嘴角忍不住浮現了一點笑意，眼神秘的說着：「據說：失去了兩個手錶，一只戒指；另外：——是三萬元，那個主犯逃了！」

「逃了，怎麼會逃的？」刁局員一喝，坐在旁邊打盹的書記就給嚇了一跳，瞪大了眼睛，摸不清做什麼。
「是：逃到了漢民路，因為管轄關係，我們沒有去追。」

「啊！這就是漢民分局的責任了！書記！」報告的警士便鞠了一鞠躬，回轉身來走了出去。

「擬個稿送去漢民區，叫他們捉人。」說完了：就燃起一枝烟來吸，眯起了怪眼，看着

鼻翼昇起的藍烟。

「打個電話去好嗎？」書記像小孩子問先生的字一樣；小心問刁局員。

「不行；不合手續，打什麼烏電話，又不是什麼要緊的事兒，捉到了賊；又不加官晉爵！——就是加也加不到這兒。」

書記婆婆媽媽的攪起稿來，吸完一口烟的時候，攪好了，交給了刁局員，刁局員用像煞肚子痛的一股勁兒翻起了臉孔看。

「這句：『相應請予』，應該改做，『相應請貴分局』才對，予予予，予什麼！」
打了一個呵欠，把稿擱在桌上，瞋了瞋手錶懶懶的說：「好！夜了我去睡，明兒分局長起床時請他簽行！」

在長途車上。

陳漢上得車來，還未站穩，車就「咚」的一聲開了！他就那麼兒向後一幌，幾乎跌了個四脚朝天！

「請買票！」女沽票員指了他，努力使自己的笑面兒藏起來。

那個把頭一仰；面朝着車頂——緊皺着眉微微的擷了一下腦袋。

女沽票並從頭到腳釘了他一會兒：「你是哪兒的？」

「到了小北分局停車，你便知道是哪兒的！」

女的喘了兩句：走開了！

「真媽的倒霉，兒子病了又借不到錢，你倒還要我買票！」陳漢心裡想，「唉！」眉兒

就頓時更彎曲一點。

入得到局內；靜悄悄的，鬼影兒也沒有一個，夜班的早睡得昏昏沉沉，大概拆去了這間局也不會驚動了他們，只有廚房的鬧聲，比較吵雜——是人的大概都出外面溜達了！他想着：脚就鬼推似的上了樓！

「陳漢，你過來！」書記抬起了頭：「送這稿給分局長簽行！」怪樣的笑了一下。

陳漢行了個室內禮站在一旁，分局長正起床：穿了件睡衣，咬着烟斗，禿腦子閃閃着青光，猴子眼睛一眨一眨的看那稿，看了一回，大概看完了，在稿上簽了個「行」字，蓋了私章：一言不發的還了陳漢。

「見禮」陳漢莊嚴的走出來：——可是走到室門，就聳了一聳肩，刁搜古怪的笑了一下。

「陳漢：把他送去漢民分局，最好快一點，責任完了，關人！」書記大概很抱歉，就和他談談着。

陳漢的面孔，活像吃了一些挺辣的東西，熬不下的答應着，接到了公文，就重重的走下了樓梯。

「這樣子生的活賊，薪水是三四月的也未發，事情可就要幹雙份！」說着就重重的吐了一口濃痰，抵了抵嘴唇：「管他娘的！難道老子兒子病不比你送什麼烏公文重要？——什麼公文？啊！真是笑話，昨晚見了賊今日捉，這一羣龜孫，想是太無聊了，想找一點笑話刺激一下——一邊嘮叨着，一邊就跑回家去，張羅兒子的醫藥費。」

下午一時：陳漢沒精打彩的踱入了漢民分局傳達室，「收公文！」他沒好氣的說。

收公文的老頭子，在送文部蓋了個印兒，花白鬍子銷了幾下；剛把口一張，陳漢可就一把攆回送文部，口中喃喃的說：「這個瘋世界，好事沒人管，情急向人借錢，可沒一個肯，要是送禮啦！飲食哪！這些忘八羔子，可就爭着要先了！……」一邊說着，射了老翁一下，逕自出門了。

老翁抖着鬍子，哼了一下：「入世未深，」就一歪身躺下床來。

整整到了下午三時，公文到了漢民分局招局員的手上。

招局員看了一會，皺着眉，走進了分局長室。

「請分局長批示！」烏珠釘着分局長。

「分局長：這個老頭子，戴了眼鏡，看了好一會，似乎看不懂：「這是什麼？叫我們去捉賊？」

招局員笑了一下，笑得那麼難看。

「你去辦它好了，這鳥事俺懶理。」於是到了下午六時，招局員召集了十二個警察，一字兒楞在那裏。

「立正！」

「向右看齊！」

「向前看！」

「報數！」

「少息！」

「各位同志！」招局員挺莊嚴的說起話來

「現——據小北分局給我們的公函，說有幾

個搶劫匪，剛搶了東西跑到我們轄區漢民路來，分局長交帶我辦理這件事，希望各位提起精神來做，……完了！」

「有可疑的人就快一點捉到了他」招局員出發前對領隊的吩咐：「不講什麼，捉了再算，……破案的重獎！」說完打了一個呵欠，返身回房躺在床上了。

漢民路可就頓時多了十幾位黑衣壯士。

小販的耳目，要比「壯士」們靈通得多，一個壯士遠遠的行過來：看見的小販就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傳去：「老二來了！」一個一個的傳着：「老二」未到時，小販早跑個空！

壯士們混到八時多，在漢民路繞了十多個圈子，可是連半個：「身懷兇器，圖謀不軌」的匪徒也捉不到。真有氣。更要命的是小販也跑個乾淨，領隊的手心就一直沁着汗，心裡在

想「這不行，沒有嫌疑犯，就是什麼也抓兩個回去也好」；一面急得就抓頭髮。

昨晚捉賊的兩位壯士，正在中國戲院門口閒逛，見這十多個人忙得什麼似，覺得很奇怪。

「這羣鬼崽子，不知搞什麼鬼？」

別一個就把眉毛一揚，輕蔑的說：「還不是裝飾市容那一套！」

但是誰也不會知道，這正上演着一幕怪劇：——除了那導演和演員，——

廣州市的治安，就是這末一晚晚一天天的過去。——沒有退化，更沒有進步，——只是麻麻木木的，像一列玩具火車似的，老繞着一個圈子走，——

這幕活劇，也許會重演，也許不會上演了，但，也許現在正在上演着，——只是像和我不

問「吃苦茶」的齋主

雪倫

我問你：

「吃苦茶」的齋主！

你呀！

自己想想

厚顏不厚顏？

你立心做李陵，

偏說要做蘇武；

你而今

罪有應得，

却又是

不服裁判！

說什麼

「老樹」，「僵蛇」，

硬比做

東郭先生；

甚至呵！

妄想做個太史公，

「新編」什麼「游

俠傳」！

你呀，

自己想想

究竟

有何面目在人間？

想當年

「畫蛇」，「聽鬼」；

「寄沈痛於幽閨」；

却終於

做「蛇」，做「鬼」，

暗將「袍子」把「

和服」換了！

你呀！

連「回顧的光榮」

也沒有了，

真正是——

辱沒了士林

玷污了文壇！

沉淪 (中篇下)

曾濤

同學都說我們在戀愛：時時捏造我們的「羅曼史」。甚且招來不少羨慕和嫉妬。但我們之間，都不承認有這回事。

我們就是這樣生活着。功課完了，仍是聚在一處。同學們所說的「戀愛」，在我自己是解釋爲「青梅竹馬」那一類的。我們沒有經過一般人在戀愛時的程序；也沒有弄出一點「愛」的「花樣」來……。

暑假，同學都紛紛如倦鳥。祇有少數的人和我們仍留在校裏；渡那冗長悶熱的炎夏。

同學鍾在回家那天，我與芬去送行。在路旁分手，他對我說：

「別了，朋友！秋天，我們回來了；看你倆成功……。」

秋天，同學們回來了。大家又開始了這一學期的功課。

我們並沒有如鍾所說的成功。我們祇覺得這學期開始了以後，我們反而冷淡了一些。因爲，我們各人都在準備畢業考試了。

……畢業考試完，我接到父親的信；叫我趕快回去。於是，我連畢業文憑也祇得託同學代領了。

我與老師們，同學們，告別的時候，芬在替我收拾行李。

別前，芬要我題紀念冊。我掀開了玫瑰色的紅箋；寫下了「哈孟雷特」的話：

「別了，別了，勿忘我！」

我走時，芬背着我的行李走在前面；在一段長長的公路上，各人都沉默着。我記起了同學的話。這就是所謂愛嗎？

「夏！回去了，準備做什麼？」好久芬才問：

「升學，或者……找事做。」

「那是好的！……你是有希望的了！」

「那麼，芬！你呢？」我見她在沉思了，便這樣反問她。

「我嘛？……我沒一技之長——做什麼？升學是無可能的……」

她停了一刻。「或者到X地去；考藝專，我只有鋼琴才感興趣。」

「那就好啦！你是有天才的；我希望你成一位鋼琴的聖手……。」

「笑話！」她苦笑了一下。「這是這末想的。不過現在計劃的事情，到頭來也許會幻滅。誰能夠把握將來呢？」

我們又沉默了。

在將要走上斜坡的時候，我把旅行袋接過來。她用微抖的聲音，像唸驢歌似地說：

「故人從此別，再相逢，恐非年少……。」

「芬！後會有期！」

這樣，我們便分手了。我回頭時，還望見她在斜坡上佇立了多時；手裏還揮動着紅手巾。

我回家不久，鄉土便淪陷了。我走避到X縣，既沒有升學，也沒有找事做……從這之後，就沒有聽見關於芬的消息了。

……

下午，太陽光射進窗口投到床前的時候；芬來了。——她是個個兒來的。今天，她穿的是一件簇新的純白色的旗袍，胸前左邊的地方，釘着一朵豔紅的布花。腳登白色的膠底鞋，襯着紅色的短襪。從她的身上發出陣陣香水的氣息。

走出了旅店，我就距離她遠遠地，在一條狹弄的盡頭她追上了我；帶着責備的口氣說道：

「夏！你幹麼走得七慌八張地；你不願意與我在一起走嗎？」

我沒有回答。我祇覺得一時十分窘，而且，有點負疚似地。

「咳！我是完了。連你也害怕與我在一起了！」

過了一會，當兩人默默地踏着潮濕的堅硬了的沙面，向前走去的時候，我才對她解釋道：

「芬！如果我是真地害怕你；我應早早躲起來，別給你看見了。你是聰明的……。」

她釋然了。把深藍色的小陽傘撐開來，並着我的肩走。還不時觀察着我的臉色。

「芬！記得我們臨別時，你不是說要進藝專學校嗎？……」

當我們沿着海邊走到有一堆貝殼的地方——那裡有一隻小船翻起了背晒太陽的地方，我們停止了前進，各拿出手帕墊着坐在船背上的時候，我便問她了。

「這是我要告訴你的。」她回答。把手伸進懷裏，掏出了一包封着腊紙的南乳花生米。「我爲了要表明我的這個『心』，我一定要照你所問的一切答覆你。不過，我得聲明：這祇是限於你一個人的；連情也不知道我本來的面目。」

「爲甚麼？你認爲我可以信任是不是？」我有點奇怪了。

「也許是的。但是，我總覺得這話祇能告訴你；告訴你曾經愛過的知心人。我要像一個忠實于他的丈夫的女人那樣，將我們別後的經過，簡單扼要地說出來。夏！你是知道我從沒有對你說過謊的。……」

她這話，把我的心絃震動了。我感到一種逝去事物的悲哀。

「那麼……你說吧！」我嚼着花生米。她也索幾粒進嘴裏去。

「這，簡單得很。」她說，我們對坐着，只有一靴之隔。她盤坐着的身軀，像一尊磁製的白衣大士。黑溜溜的鬢髮，永遠是含着微笑；也許，那就是一種『玩世』的冷笑！她嚼完口裏的東西說道：

「夏呵！我領到畢業的文憑回去見爸媽。誰知在我未到以前，家鄉已淪陷啦！我們那個村莊里的人，因參加抗日游擊隊，而給敵人殺死千餘人，可憐我的爸和媽，竟也遭受殺戮；一個十三歲的弟弟也杳無踪跡。村莊變成一個廢墟，連一片完瓦也難找到。我像從半天裡吊下來，感到空虛幻滅……不久以前美麗的憧憬，給魔鬼撕成碎片，變作灰燼滅了。夏！我的朋友！如果你處于我那時的情景，你將怎樣呢？我三番五次要自殺；每次都給憐憫我的人們從死神的手裏奪回來。後來，我又給生的慾望引起來了。從親戚那裏借到錢，到戰時的大後方去『謀生』。

「在那裏，舉目無親，教一個弱女子，憑什麼能耐找到一天兩頓呢？……總算幸運；在一家報紙上看到有人要聘請家庭女教師。這樣我便受了一個育着三個孩子的獨身男人的聘請了。每月的薪水是三萬元；

——三萬元！在我是太過潤氣了。這個男子有四十五歲左右，是稅捐處處長。他從我執教的第一天起，便對我很有禮貌而且很客氣。我想：一個有地位的人對他兒子的教師表示尊敬，是沒有什麼可怪的。誰知別具用心；不到半月，便向我求婚了。……可憐的囊貨遺我無情的拒絕，他也並不生氣，反而比較以前更加尊重我的人格；連教讀的室裏也不敢踏進一步。……我明知這兒不能久戀下去；然而，外面的生活程度那麼高，而且是人浮於事；找事的人無孔不入；不要說一個中等學校畢業的人，就是大學畢業生也拿着文憑到處亂闖。那麼，我祇有處於進退維谷的窘境中了。

「就在不久以前，一個節日晚上，三個孩子跟保姆出去遊街了；我一個人吃晚飯；因爲是節日，晚餐比平日豐盛得多。你知道，我有時高興喝一杯酒的；那知那隻惡狗，魔鬼！把迷藥下在酒茶裏。我失了知覺……他將我姦污了……」

她好像在訴說別人的事，淡然地看着我；毫沒有一絲憤怒的情緒。我倒覺得有些兒悲憤和惋惜。便掉頭道：

「這樣，你便答應他的要求？」

「不！沒有這樣便宜的事。」她半嚷着。隨又柔聲地說下去：「第二天早晨，他滿以爲成功，便厚着臉皮再來纏我。我便將盜得的手槍對他射擊……然而我的槍法是那麼笨拙；祇有一彈打進他的腋下跌倒在地……他沒有死……就在這時，我向門直衝出去……」

「不到幾天，我在一個小鎮上，給『抗日查奸團』的人捉住了。我從魔鬼窟裡出來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帶；連一紙『身份証』也沒有！他查詢我做什麼的，從那裏來，叫什麼名字。我不能給他滿意的答覆。這樣，我給認爲漢奸——嫌疑犯——被捕了。

「經過幾次的審問，我給證實了——一個行刺古處長的兇手。他不說我是漢奸，而說是『危險份子』！我向法院起訴；控告他破壞了我的貞操。我請求法律維護公理與人道……結果，罪減輕了；被判處四個月有期徒刑。期滿，從監獄中放出來；我病倒了。在一家教會辦的醫院留醫，痊癒後，院裏一位護理主任挽留我學習看護；我沒有答應。我的人生觀已全改變了。所謂慈善事業，祇有替社會增加罪惡。你看！在醫

院留醫的人，都是一些有錢的市儈——達官顯貴們；這些都是惡魔——平民身上的「吸血鬼」。把他們醫好了，只有讓他們在平民身上多吸一些膏血；多剝無數張下層階級的皮……

「從那時起，我便改了名，朝人們眼中墮落的路上走；我向每個我憎恨的人，施行我的「報復」。我形單影隻。——到處亂飛的自由鳥！我跑廣州，香港，汕頭。今年正月從汕頭被聘來這兒……」

她說完了，輕輕呼出一口氣；抓幾粒花生米放在口裏，眼睛看着遠方。

「你造成今日的結果，你自己應該負責……」我說。

「不！這應該交還時代社會去負責……我要咒罵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它使我負荷着不勝負荷的因襲的枷鎖，去步那十九世紀末婦女的路……」

「你當女招待，社會也應該替妳負責嗎？」

「怎麼不用負責，……」她帶着個強的口氣說。「那些買笑的人是那裏來的？」

「買笑的人？……」我失聲笑了。「只有禁止演戲；不會聽見有禁止看戲的……」

「這樣說，你不瞭解我就是了。」她似乎很生氣。「我是五十年代以前的人，我知道，我已走上了滅亡的道路。而你呢？你是六十年代以後的人；是負有改造社會的有為的青年……一言以蔽之，你是不能夠了解我的！」

「芬！我是很了解妳的；我很同情妳的遭遇。……不過，在今日女權運動高唱入雲的時候，妳却朝着那條路走，這是誰也想不到呀！」

「女權運動！」她鄙夷地冷笑一下。「都在少數人的口中；婦女解放，解放在廚房裏，解放在兒女的拖累中，解放在男人的毆打下……再過一世紀，老調子還是唱不完！」

我不想回答了。「這個抱着「玩世」態度的女性，她自己毒死自己了！」我在心裡替她惋惜。……

這時，從津港那邊，月眉山的背後，發現了一片烏黑雲堆；跟着散開了；一陣冷風過後，雨點像石子似地投在海面。登時，海上被濛上一

層迷茫的薄霧似的小水滴。

我們跳下船，向岸上的曠野跑去。在一座墳塚中一有籠小型的廟宇。我們走進去了。

芬喘息着，旗袍給雨水弄濕了許多地方。

站在廟宇的門口，眺望着白茫茫的海面，捲起了銀白色的浪花。幾艘漁船孤零零地飄着。沙沙的聲音，表明着雨點降落的急速。聽着雨聲；我感到無邊的憂鬱……

廟宇很清淨，地面很寬闊，看去可容二十人至三十人的光景。除了供着三位石刻的神像，便只有一張祭台佔去一小部分的地方。祭台是不久以前漆過紅油的。芬把身軀懶洋洋地倚着它的一邊，用驚奇的眼色，望着外面的雨景……

芬還想逗我說話；我却感到沒有什麼可說，然而，她那種嫵媚而溫柔的態度，我實在無法拂她的好意。但是，現在，她不是也拿「玩世」的態度，將我當作對象「玩」呢？……這些，我不高興想下去。

最後，我記起了前晚的情景。我告訴她在「食為天」酒樓上看到她，我問她那幾個男人是什麼的。她啾啾似地說：

「原來，你早就看見我了！……「三八」的前夕是不是？」

「不錯啦！」

「那個穿着呢大衣的是海關裡的主任；其他是職員，他請我是與情去陪飲。」

隨着又談到情，我問情的經歷。

她說她是高中一年級生，英語頗流利。那個海關裡的主任就十分屬意於她……其他我却不知道了。

她又告訴我：咖啡店還有其他十幾位年紀差不多的女侍者；都是「新」的女性。這些都是老板特聘的。我聽着，心里十分難過。為什麼這個時代裡，前進的新女性，還有許多幹這種「羞與人道」的生涯呢？這是不是像芬所說的「要交還時代社會去負責」嗎？……

雨很快就停了。我們出來，曠野的空氣異常清新。海水遠遠地呈着深綠色。狂暴的浪花，捲得更高了。天壁爬行着細小的白色的雲片。海風吹來，頓覺一陣冷氣。

朝市區，踏着曠地上的小道，我們慢慢地走回去。

我告訴她明天便要離開這兒了。她說今晚要請我便飯；替我「餞別」。看她那種真誠的態度，我答應了。

進了市街，我推說有事，我們分手了。

我想起了雲的字條。我走向他的寓所去；林告訴我雲還沒有回來。

他叫我留下地址，以便雲一回來，再通知我。並且留我用晚飯，地址我寫了，便婉言辭謝出來。

在旅店里倚着窗，看夕陽沉下去了。海水濺濺着紅光。一羣海鷗，低低地掠過海面。……

整理一下頭髮；把中山服的鈕扣扣好；懷着怕人見的心情，到芬那兒去。

到了芬那兒，看不見倩。我問芬。她回答：倩「值班」去了。

我又問這次的晚餐會不會妨礙她的時間？

「今晚一定要去的。」她說。「我的時間是九時至十二時。晚餐絕無妨礙。」

壇 文

這次便飯，仍是用酒。幾件菜餚雖不是名貴的珍品，但也並不弱於酒樓上的山珍海錯。不要說是兩人吃；就是再多兩個壯漢也吃不了。

席間，除了她問我今後的動向，其餘的時間都花在吃喝中。她今晚太興奮了，太慇懃了。我却不過她，祇得盡量地「痛」飲。

她敬我，我也回敬她。她處處用巧妙的言語，岔開我的詢問。

她笑我的酒量太差了；說是在交際場所不會喝酒是怎樣不行。我不假思索地便說：

「酒！你一生的幸福不是埋葬在酒裏嗎？」

她默然了。我一時好像說錯了話那樣，心裏感到不安。

飯後，她邀我進房。

臥房里充滿了玫瑰露的香氣。兩張單人的鐵床。相對着，各背牆角處安排。床布都是杏仁色的；中央是紅絲綫繡着「連理枝」的花朵。圓帳是綠色的。房中央放着一張六角形的茶几；四周放着酸枝的鼓形椅。靠窗放着一張精緻的白色的寫字枱；枱上有一隻小型的綠玻璃的時鐘，一隻月形的鏡子無言地和它並排在一起。另一角却凌亂地放着「原子

能」，「轟炸機」，「房中秘」以及一些桃色小報。窗口邊安放著兩隻古老的花瓶；插着虎尾蘭萬壽草一類的花草，最使我注目的，是粉白的牆壁；凡是空隙的地方，都歪歪斜斜地貼着女人的相片——大的小單人的多人的全身的半身的……各種姿態都有。我問她這許多相片是怎樣來的？

「這都是朋友們的近影。」她有意無意地笑着回答。

我們喝茶，大家都沉默了。我站在寫字枱前，晚風從窗外吹進來，使我的神志清醒了許多。回頭看芬；她正坐在床沿，低着頭整理腳上的鞋襪。隔了一會，她抬起頭來，凝神地看着我說：

「夏！明天：你便要離開這兒了？」

「是！」

「我剛才想起一件事……這是二年前的事……」

「二年前的——什麼事？」

「夏！我記得兩年前……我們倆好像在戀愛……」

「芬！這是什麼意思？」

「記得兩年前……我……是愛着……你的……」

「愛着……我……？」

「不錯！整整一年……都在我心裏愛着……但是，你似乎沒有注意我……」

我整顆心在跳動。我好像在芬的面前，犯了一次不可饒恕的大罪。

我不敢朝着她，我的視線投在意外的黑暗里……

她見我沒有話說，便又說道：

「我想，你果是愛我的話，你當有愛的表示……」

「芬！你幹嘛要這樣說呢？……過去的事……我還糊了……」我的聲音很有點異樣。

「你明天要走了！我記起了往事……我要你……」她故意似地頓住了。

「唔！」我遲疑片刻。「你是不是要瞭解我對你的心？」

「不錯……就是這個……」

「那麼……我說了……我是愛着妳……」

「過去……還是現在？」
 「過去……現在……」我咬着牙關，竭力制止心血的沸騰。
 「真的嗎？」
 「真的……的……」
 這時我變了另外一個人，對着芬衝過去；把她緊緊擁抱着，在嘴唇上着力地吻……我聽見她的心與我的心同時跳躍的聲音……
 她「啾啾」一聲；好像是歡呼，也像是哀號。我把手撒開了。重跑到寫字檯倚着；失神地看着她，拼命地喘息。
 淡黃的美字燈光下，芬，滿臉淚痕了！
 「芬！我是否應該立即就走？」我見她拿手帕拭眼淚；不知她流的是「愛」的還是「憎」的。一時心懷惶惶然，不知所措。
 「爲什麼立即就走？鐘才八點……」
 她見我的心已決，便又嘆口氣道：

「唉！你走了，……我是多麼無聊！」
 我沒有什麼可以安慰她！我只覺得很對不起她……
 別時我握了她的手；便閃進黑暗裡藉着遠處甚口黯淡的燈光走了。心裡泛起了無邊的哀愁。「我吻的是芬嗎？是二年前的芬嗎？」
 我經過了咖啡店的門前時，醉人的音樂又在伴奏了！
 「再過一點鐘，芬又坐在男人們的膝上，施行她的「報復」了！」
 我感到一種惘然的悲哀。
 ……在三樓的梯口邊，老蔡挺胸凸肚地發出鴨叫似地聲音：
 「嘎！華先生！你的朋友找你呀……」他將一張字條塞進我的手心。
 「呵！雲回來了！」我不禁失聲歡呼起來……
 第二天早晨，我叫老蔡把房租算清。搬着行李到雲的寓所去。決定在會見雲之後，趕快離開這個令人不快的X市。
 一九四七·六·八·初稿于茗園

夢的話

伯昌

夢，是向現實的裏面刺一支針嗎？
 夢，是對現實投下一些諷刺嗎？
 夢是甜甜的，也是苦苦的，它給與你璀璨的追求，還附給你一個深沉的失望。
 富於夢的人們，在他生命的泥土上，吐放過無數枝艷麗花朵，雖則那是瞬間便即凋殘，猶能給他以芬香濃郁的陶冶，滋潤着一顆新鮮健美的雄心。

如何使你失望，使你灰冷；但是失望和灰冷的人，却偏要和夢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真是人間的不幸！
 我會見過不少夢者，像化身作一條遊魚，悠然地在夢的湖沼裏洋洋自得，以夢的生涯來填補生活的缺憾，然而在現實澎湃的激流里，他却常常受着無情的打擊和致命的創傷。
 於是夢者往往過着被殲滅的生活，純潔的心靈，發洩着忿恨的怒火，尊嚴的眼睛充滿着強烈的愛的擁抱和憎恨的反抗底光芒，爲了夢的追求，不惜付與生命的全力，燃燒起終力的狂焰，他要以颶風般的威力，把醜惡真實焚毀傾倒！

現實對於他是一坑污泥，他感受着的只有貪婪的眼珠，自私的魔爪，就是卑污，鄙諷罪惡和死亡！
 他要把那一切可惡的陰霾照亮呀！
 夢者的世界，是多麼美麗呢！他夢着在嚴冬的後面，就是一片鮮嫩的綠洲，那兒唱着自由的小鳥，吐放出欣榮蓬勃的花朵，愉快的人們，手挽着手兒爲新的生活而狂舞歡笑！溫暖的陽光親吻着大地，宇宙閃亮起一片黃金……
 你能夠對夢者投以諷刺的刺笑，說他是現實的神經病嗎？
 夢者是人間醜污的象徵，也是希望的安琪兒！
 在歷史的鐵輪下，有多少夢者建築着路軌的地基，而有多少夢者却駕駛着那鐵輪滾向那不能自拔的深淵！

長 街

· 勿 因 ·

序曲

長街
都市的動脈
洶湧着車、馬、人、拐杖
標語，以及逮捕的枷鎖和鐵鍊。
長街
你負着難以計算的
人世的污穢：
淒慘
豪華
饑饉
兩傍矗立着濃裝的商店
映着狡猾的眼睛
吸引着玻璃的錢囊。
兩部電車駛來
滿載大股買和運人
十字街頭
黃色的警員
舉起空空的白袖
指示着方向；
這是給誰的！
這就的生命殘殺的保證。
車聲衝碎了求吃的哀號
車聲給哀號以長期的失望。

巷口

長街開支的小巷
推進一車垃圾

它收用去填平那段低凹。

巷口站着一個衣飾入時的姑娘

蒙着鼻子讓過車廂

在黃昏去後，黑暗襲來的時刻

她和綠服金牌的英雄講起青春的價值

在調笑聲中，鬥嘴了

用踏過多少垃圾及鮮血回來的皮鞋

踢在裸腿上，

揮着尼古丁燻黃的手掌

打在紅絨的脂粉上，

何處跑來幾個粗漢

不知在調解還是給誰幫忙

不着青春的賣買者

吞沒在黝黑的巷口

留下一輛「S」形的手車

裏面埋着一個粗黑的靈魂

以不費分文的酣睡

囤積明晨的精力

去換取一天的口糧

鄉道

詩人沿着長街奔走

長街超過馬路

追上鄉道：

雖然雨後會泥濘得使人詛咒

但不像長街的人道下埋着陰溝。

黃昏給鄉道塗上黃金。

踐踏在你身上的

全是深耕處女地的笠帽和草鞋，

負着芬芳的肥料出去

滿載幸福的果實回來，

由食中鄉道運到馬路

糧馬路運到長街，

在打米店的碾聲裏

一顆偷生的種子

蟄伏在柏油的路面上

雖然也有春神的甘露

它却找不到一撮黃土可以生根。

車輪走過

種籽磨出白粉

詩人俯下身予

窺見擠碎的全是農村的血淚。

來往

傍晚

瞎子負着鄉村的命運和秋收的維生素回來

不知多少是滿足

多少是失望！

瞎子受着一個少女的牽引

走過豪華的長街

左手緊緊地刻着命運的音節

右手彈着蛇皮上能哭能笑的琴弦

一步一步

被小女帶進昏暗的小巷去尋夢。

尾聲

霓虹燈醒了

教堂敲起佈道鐘聲

舞廳傳出蓬折蓬折的管絃樂

夜！

沒有給長街以寂靜。

九月四日于西湖邊專

早 行

陳敏端

從矮小的屋簷下出來，
我驮着沉重的背負，
乳白的晨光滿注我們的村野，
曲折的、狹小的泥路
從我足下，蜿蜒地

伸向黎明中的遠方——

曾經夜霧所潮潤的泥土
親切而濕軟地
吻着我赤着的雙足，
而路旁的小草上
圓潤的露珠
帶着朝晨的芬芳
沾濕我捲高的褲管。

新鮮而美麗的
田野的清晨呵，
我嗅到生命的氣息——
野草的氣息，林葉的氣息
和混着泥土的親切的氣息
與早醒的鳥聲一起飛翔
隨着早晨的風——

沿着路，在我兩旁
展開了無邊的田土。

我們的豐盛的稻苗
展開帶着露水的長長的葉子，
在白色的黎明裡
顯得格外地蔥綠……

在我的面前和後面
有早行人的身影，

微風遠遠地吹送他們的語音，
——那麼親切，那麼溫暖，
使我漸漸地忘懷了
昨夜，在我的小瓦屋中
憂鬱的思潮，和
那午夜的孤單的夢。

於是，我輕聲地吹着
一曲信口而出的哨子，
我的脚步因愉快而爽朗起來，
我忘却了肩上的沉重……

沿着路，我向着遠方走，
曲折的，狹小的泥路——
可憐的，却是美麗的路，
多少年月，多少人
艱困的足步
踏成的小小的路呀！

一路上，軟的泥土
滿印着斑斑的脚印，
重疊的，大小的脚印，
從這些明顯的足跡

推想着，在我之前
走過的老人，孩子和青年們，
那些無數的林野的人們
怎樣赤足走過這道路——
而，今朝

我赤足踏在他們的足跡上，
把我的脚印加在他們的脚印上，
我的知道歡樂和痛苦的心
是怎樣地激動着，
為我的親愛的弟兄們……

而當我，穿過那些小小的村莊，
在那些矮矮的土屋的門前
老雄雞還在拍翼鳴叫；
從小巷裏走出來

提着騰冒熱氣的桶子的
蓬鬆白髮的鑼緒老婦
親密而不驚奇地和我相注望着，
我們是陌生的，
却含笑互祝早安。

還有那些笨重的耕牛
也驮着小小的孩子
從我們的身旁緩緩走過，
那些未知困苦是什麼的
幼年的孩子，騎在
可憐的動物瘦瘦的背上，
唱着清晨的牧歌……

此刻，在東方，
太陽已經靜靜地升起；
曲折的，狹小的泥路
蜿蜒地向陽光中的田野伸引——
我驮着沉重的背負，
沿着路，向着遠方走，

在我的前面和後面
有荷鋤的，挑着擔子的人們，
——和我一樣帶着竹帽，
穿着襤褸的衣裳，
在陽光中默默地走着，
我走過他們的身邊，
他們走過我的身邊，

腳下的細砂發出沙沙的響，
我抬起頭，
望那些黧黑的臉，
樸實的，和善的臉，
刻着艱苦的皺紋的臉，
汗珠在上面閃動着
映着朝陽的光輝，
使我那痛苦又歡樂地想到
——在一個地方走去……

死去的愛情

——寫給培正中學的老師們

之痕

像一個忠實的漢子

搗破自己妻子的不貞

今天我要用那詛咒的言語

漫罵你那使我不能原諒的罪惡

我會被你誘惑

爲着你那妓女一樣糜爛的身軀

套上一層眩眼的外衣

我忘記了自己在鄉村長大的孩

子

爲什麼我會帶着樸素的國民身份

証

投入你們紅綠的淫穢

和那身懷「護照」遠洋富賈的子弟

給交像真摯又像虛偽的友情

你這罪惡的播種者啊

忘記了你的處境還在窮困的中國

你們有着漢奸的本質

在那國家金融動蕩的日子

外幣禁止買賣的時候

你們竟以匯豐銀行的鈔票

作爲你們這群兇兇薪金的給值

你們這些不愛國的典型人啊

究竟是那虛偽的教士

渲染了你們

還是你們爲了金錢的驅使

完全失了你們生來的本性

我受你們騙拐了

一年以來的日子

我會有過多少的呼號

有過多少晚上

我像那些待字閨中的少女

蒙受強徒的姦污

躺在沒有陽光照耀的床上

探撫破了的處女膜

哀泣自己墜入無耻的圈套

你們這些資本主義的培養者啊

爲了你們的利益

你們住在名爲教導別人的學校

用那設備比較完全的名稱

像騙我一樣

也騙了其他的同學

你們替了我們劃下了界限

那些顯要的公子

那些富商巨賈的子弟

你們把他列入了貴賓

像個迷信的老嫗

孝敬菩薩一樣

你們已結着他們

而把我們這羣窮困的孩子

鎖入冷落的角隅

你們眼睛過於銳利了

我們才是神聖的

我們的父親

是忠實的農夫

都是安分守己的

不像他們貪污的官吏

扒刮人們的金錢

不像他們大腹便便的商賈

只知冒險走私

和那不合人道的高利貸

你們像個潑辣的後母

不斷鞭撻不是親生的孩兒

又像一個犀利的房東

歡迎着那任意揮霍的住客

一切的罪惡

都是你們製造的

別太執迷了

教堂的尊嚴

永遠蓋掩不住你們的罪過

正像深重的神廟

鎖不住滿園「春色」

讓我控訴你們吧

在你們狹小的範圍裏

你們藐視政府的法令

而在私自會議裡

產生出了一百一十六數目

我憎恨你們

在這自由民主屬於人民的日子

你們竟然背逆着時代

施行一切奴化的教育

以着種種的苛例

壓榨着我們

我們抵受不起了

我們要把你們的假面具

用筆揭穿在那千千萬萬人們的面

前

但又被你們想出了

新聞嚴厲管制的方法

因此終於保持着

還沒有人對你們清算的歡笑

試師案件的發生

是在你們兄弟學校

亦是你們孕育

一切「太子派」們的荒淫

更是你們教導的

向上獻媚向下指責的
處世方針

別太注意外表吧

罪惡不會走出人們的眼睛

我們將要離別了

別要再相信

在我離開你們日子

我會患着癡狂單相思

竭念着你們

你們還有什麼值人留戀呀

珠江的流水

洗滌不去你們一切的污跡

高峻的白雲山

遮擋不去你們一切的錯誤

沒有歡笑

也沒有哭泣

我只帶着憤怒的眼睛

瞪望你們

覺悟吧

你們這些墜落太深的人啊

你們先要來一個

內心的革命

用着你們的新生

來作呼喚人們的號召

我是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要把那以前給你的情愛

收藏回來

讓他慢慢地

伴隨着流逝的時光

埋葬在
西山的峯巒
死去了

一串歌聲

山泉的歌

在泥土裡，

我便有了自由；

在岩石間，

我便有了歌唱；

當我經過平原時，

莊稼漢親切地向地微笑，……

小草的歌

感激你們，

辛勤的農夫呵！

儘量把衰敗的葉子鋤掉；

當春從這裡輕輕地探過，

我們會愉快地探出頭來，

很自由地親望春的脚步，……

鷹之歌

不習慣於枝頭上的跳躍，

不習慣於花朵間的歌唱，

我翱翔在遼闊的晴空。

用深沈的閃光的眼睛，

向地面探索：

我們的愛情

寫於離開培正的前天

雁之歌

從南方到北方，

從北方到南方，

我們有着整齊的行列，……

向領隊者看齐，

大家朝着一個方向，

飛去那夢想着的樂園，……

白芒

蛇，鼠輩，和狡猾的兔子，……

當我決定了自己的方向，

去撲擊我憎恨的東西，

我金色的翅膀橫掠而過，……

誰也不落伍，

誰也不憐憫落伍者，

翅膀不息地向前方拍動呵！

編後

編者

這一期提前十天付印。多承作者們熱心幫忙，未到截稿日期，已收到不少為「本刊特別徵文」而撰寫的稿子。

姚濁波先生的論文，除了提供關於生活、創作、和批評三方面的論據以外，對魯迅、胡適、郭沫若等也付諸清算。尤以最後一節和本刊一向的主張完全相同。快人快話，當大快人心吧！

小說方面：披露貪污舞弊種種醜惡內幕的，有「離奇的遇合」，揭發搖身善變，長袖善舞的妖魔，壓榨善良的靈魂的，有「老六之死」；以最現實的題材，提出本市住居嚴重問題控訴的，有「逼遷記」；刻劃媚上驕下，營私囤積的，有「在商行裏」；諷刺互相推諉、敷衍塞責的有「流行病」。

詩歌方面：對文化漢奸不容情誅伐的，是「問吃苦茶的賣主」，因學校當局不合理的措施，替不少學生界鳴冤叫屈的是「死去的愛情」；「長街」也是為懷慘、傍徨、豪華、饑饉而呼籲、申訴。

散文收到了幾篇應徵稿，惜弱而不能刊。李若川先生早函知寫了一篇「某中學風景」咒罵教育界的敗類的，因提前付梓，未能寄到，下一期可補刊以饜讀者。

其他，正在開始刊登的中篇「狂瀾孤舟」觸及問題更多更廣亦更深，那有待讀者自己去發掘了。

故鄉的山林

周寒

我的故鄉有一座美麗的山林。

在高山眺望：只見她綠陰陰的一團，在蔚藍色的天幕底下，靜靜的，安祥的躺在大地廣闊的胸脯上。一塊塊的田野，一條條的溪流，一個個的村莊，環抱着她，調戲着她……

故鄉的山林，生長在這溫暖的南國沃肥的原野上，繁榮的村莊間，像一顆閃着豪彩的寶石，掛在年輕美貌的少女底衣冠上，越發相映美麗了，可愛了。

她是多麼滿足呵！她極力裸露出健美的身材，極力表現出綽約的風姿，她發着芬芳的氣息，閃着青春的光芒……

在古老的年代，這山林的周圍是一片荒涼的原野，沒有村莊，沒有田隴，人的影子也罕見，只有這座幽美的山林守望着這荒涼無涯的原野。

在那些古老荒涼的日子，山林是樸實的，天真的，充滿着原始的氣息。

高大的松柏，伸出綠掌探向蒼空，銀杏、白楊、碧桃等樹，像含情的小女亭亭玉立，野葡萄、紫蓮子、青梅、芒果、在誇耀他們甜美的果實，還有許多無名的雜樹，擠得像黑雲一般緊密，他們的日子是這麼靜謐。安康，不會給刀斧斬伐和損害。野草生得非常茂盛，像綠色的絨幕掩蓋着，沒有給腳踏出來的小徑。從樹上掉落的枯枝敗葉深的堆積着，不會被

掃除和焚燒。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野獸在這裡奔馳呼嘯，鳥雀在這裡縱情歌唱，不會給槍炮射擊和恐嚇。野果熟了就落，花兒開了就謝，他們的青春不被遺棄和弄玩。

三

故鄉的山林，是一張歷史的濕床；多少原始的生命，是給她撫育長大起來……

不知那一天，有一個販鹽的挑夫，他因怕緝私人便擇荒僻的山徑偷走，恰巧經過這山林，他的眼睛和靈魂，立刻給這幽美的山林迷醉了，於是這山林，像一顆久被遺棄在荒涼的沙漠上的珍珠，終於被人發現了。這鹽漢是多麼歡喜呵！他立志在這裏創業，人家一把寶劍殺出天下，他却一條扁担打出了家，他將一生血汗換來的財產，貯藏在山林的懷裏。他和山林的生命溶在一起，激起共鳴，擊出火花……他終年整日的墾荒，辛勞得像一頭牛，他美麗的希冀終實現了。他——便是我故鄉的始祖，他現在已有三千個子孫了，而且正步着他的後塵，迎着春天的黎明，沉毅在生活搏鬥的浪潮裡……

在那些艱苦的日子裡，這山林是我的祖宗，唯一安慰的戰鬥的同伴，有了她在身邊，我的祖宗才能鼓起勇氣，和黑暗的苦痛的生活搏鬥，才能把新生的種子，播在被開墾的處女地，才能在那塊艱辛的土地上，用血淚寫下了光榮的歷史。

這山林呵！我辛勞的祖宗，曾在這裡拿着

刀槍，驅逐和殺死那些兇猛的禽獸，會揮動粗健的臂膀，去迎擊那些戰鬥的日子，鳥語花香的季節，也會在這裡歡呼狂歌……

四

我愛故鄉的山林，像愛土地那麼沉醉，像愛父母那麼天真，像愛情人那麼親蜜，教我如何不愛她呢？她曾用慈祥的眼撫慰過我的憂傷，她曾用生命的溫流灌注我蒼白的靈魂，她是我兒時最愛好的伴侶，她是培養我青春的伊甸園。

春天呵！山林像含情的少女那麼迷醉人呀！在春光的笑靨裡，她穿起美麗的新衣裳，露出一張迎人的笑臉，青春的，情深的……

春陽的光輝給山林籠着絢麗的輕紗，每一棵樹的枝葉，都閃着黃金一般的光芒，輕暖的春風在這裡嘻笑，靈活的鳥兒在飛着唱着，鮮艷的野花在四處怒放：樹上有花，草叢有花，泉水旁有花。……這是，那些天真的孩子，都跑來山林裏，聽鳥聲，採鮮花，做遊戲，他們多高興呵！像一群可愛的小綿羊，在染滿了陽光的草地上，跑着，曠着，笑着……

夏天裡，山林多茂盛呵！像一把綠色的大傘遮着烈日的熾威，那些從田裡工作回來的農夫，愛來這裡乘涼談天，把一切的疲勞和哀憂都消失在山林的懷抱裏。

吱吱吱……嘹亮的蟬聲從濃密的葉叢裏出來，孩子們神往了……成熟的果實，纍纍的掛着，像一顆顆閃光的珍珠，孩子們歡笑了……

桂子飄香的季節來了，山林裡，誰在低訴着甜蜜的情語？誰在用濃烈的色彩，繪着一幅熱情的青春的圖景！誰在用純潔的童心，編織

着美夢的搖籃？

嚴冬的日子，山林在默默的，沉毅的，忍受着霜雪的磨折，忍受着北風的鞭撻，像一個勇敢的戰士，在槍林彈雨中，挺起了熱血沸騰的胸膛，怒視着前來犯的敵人。

滿地的落葉，終掩不住綠色的希望，冬來了，春還會遠嗎？誰在殘酷的桎梏裡，夢着那個花開日暖的季節？……

五

啊！故鄉的山林，也曾有過悲哀的故事。

那些失意姑娘，那些牛馬一樣被人虐待的童養媳，那些被現實的鞭子打得遍體鱗傷的稼穡，不時常在這山林裡偷哭他不幸命運嗎？

阿娥——那天真聰慧的女孩，是我小學時的同學，她會替我寫過字，會和我拍過皮球，會和我捉過迷藏，更曾多次在春日和我到山林裡去採花果，她和我談過她昨夜的夢，更向我訴過她的不幸和苦痛。

她的父母在她年輕時便拋下她而去世了，只有兄嫂兩人。和一個年輕的弟弟。因家境窮苦，她中途便輟了學，嫂嫂是個心腸狠毒的婦人，無風也起三尺浪，常常辱罵她，虐待她，受不住生活殘酷的折磨，在她十一歲的一個夏天，終患上惡病死去了。她的屍體便被埋葬在山林裡——一塊荒涼的空地上。

我會到山林裡去憑弔她的墳地，一堆黃土，荒烟蔓草，我的心底堆滿了悲哀的黑雲，在我的眼前浮起一個熟悉的女孩底臉孔，她向我哭訴着……

啊！還有還有那個日常在山林裡打掃落葉

的老人亞海，我頂高興他，孩時，我活躍在山林裡，他曾幫我捕過蟬子，曾幫我摘過高樹上的果子，我們一羣天真的孩子，常常圍着他，聽他講頂有趣味的故事。

貧窮和勞苦損害了他的健康，他的生命就像一片落葉，在冷風中飄搖……

我遠離山林多年了，好容易才回來——而阿海已死了，聽說是在一個嚴冬，冷殭在山林的落葉叢裏。

啊！故鄉的山林，歲月帶來了她的快樂，也帶來了無限的悲哀……

六

五月，苦銀的日子，侵略者的獸蹄，從海外踏進來了……

炮彈在山林爆炸着，烽火在山林燃燒着，離民在山林悲號着，血肉在山林飛濺着，山林憔悴了，哭泣了……

血、渲染了山林，血培養了仇恨的種子。山林怒吼了，像巨人一般站起來。

山林怒吼了，閃耀着原始的生命的花火。爲了鄉土，爲了生命財產，爲了正義自由，自衛隊組織起來了。隊長綽號——「小鋼炮」，黃埔軍校畢業，當過革命軍的營長，身材魁梧，嗓子洪亮，性情像火一般烈，做事情節有把握，有把握。提起了「小鋼炮」，鄉人就尊敬、服從。這次，是他第一個人暴跳起來，咬緊着牙根，把拳頭猛擊在桌上，「小鋼炮」爆發了！就這樣他把鄉人號召起來。

山高林密，人強馬壯，一支鐵的隊伍，像

爆發山洪，不可抑壓在山林漲溢着奔瀉着……

……

七

黎明呵！……黎明用迅疾的腳步帶來了火一般激動的信號，山林從戰鬥的惡夢裡驚醒了，山林的戰士骨碌的翻起身，手緊捏着槍桿，睜大眼睛，監視着，等待着……嘿！來了！來了！像一陣突起的暴風雨掠過山林，一切都在動盪着，震撼着……

從對面村莊的小徑，來了十多個鬼子兵，像一羣又饑又渴的從山上奔馳而來的虎狼，要來村裡搶掠了：要酒米、豬、雞，要花姑娘，要人民的血肉和生命。

鬼子來近了，血在戰士的血管燃燒着，槍在戰士的手裏跳動着，久被抑壓着的沉痛的仇恨底火焰，都從「小鋼炮」的口裡衝出：

「弟兄們！瞄準鬼子射擊！」

嘩嘩嘩嘩嘩……像裂帛的槍聲咆哮着從山林直撲向敵人，二個鬼子欲彈倒下了，像朽木一般倒下來，其餘的野獸並不示弱，用猛烈的炮火開始向山林進攻，爭奪戰展開了，山林陷入慘烈的火網，戰士在血泊中，奮呼着，前進着……

八

我們要生存，我們要戰鬥，我們有鋼鐵一般的信念：真理總會戰勝一切，侵略者已吞下了自己製造的毒果，炸彈。

一次，二次，三次……我們不惜重大的犧牲，我們不怕慘烈的戰爭，——爲了那光榮的日子的到來。

到來了光榮的日子呵！山林驕傲的笑了，在祖國勝利的明黎裡……

鄉愁亦是詩意

給陳依萍君

羌笛

一個富有藝術天才而純潔的詩人，他不會感到飄泊是一件難過的，相反地他以為人生能得一回流浪，亦是一種幸福，只要這流浪不是出自他心意的，而且不會使他陷於絕境。

固然流浪會惹起他人無限愁思的情緒，但這情緒並非那些百結不解的愁絲，因為他有愁而又能思，所以在詩人的靈感上，就如那些幽怨的江聲，和寒夜離人的悲泣，充滿着無數含着活力的詩意底細流。

詩人之所以為詩人，就在他有純美的風度和熱情，因為有純美的風度，所以詩人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因為有熱情，所以詩人以「與風月共憂樂」，故當他聽見這幽怨的江聲，和離人夜泣的時候，心靈早就為這聲音所薰醉，浮起一縷一縷蒼茫的煙波，深藏着無限纏綿委婉的情意，哀絕得令人不忍捨割的情景。

「為賦新詞強說愁」詩和詞形式上雖各有不同，但詩意和詞意是不會有多大分別的，詩詞為雅人的事，詩人為了成其雅，沒有愁而勉強亦要寫出愁來。但很顯淺的，這裡並不是說，詩一定要愁才能把他組織出來，而是以愁寫出來的詩，其凄切動人之地，處處能激發他人的同情心，這點我不否認的。然而，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得出古代的文人學士，他們亦有以「愁」為高雅的態度，「自古文人多薄命」，無怪乎我國古代含愁成份的詩很多哩！而這些

詩也很博得他人的憐愛，如「逢人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淚流」——蘇曼殊法師，情溢乎言外，令人一讀，即感心中痛楚，若以強說的愁，其寫出來的東西，到底情緒是勉強，語氣中也缺乏自然流露，故未能寫得其實實境地。

一個欲描寫戰場情景的人，他就非親到前綫去嗅一嗅火藥味不可，因為那裡給他所聽見的是戰場里戰士們的呻吟，敵人刺刀下小孩子的命運，和兵燹後斷瓦頹牆的村落和城市的荒涼，在在都現出戰神殘酷的痕跡，和人類所遭過的慘劇，使作者目睹耳聞的感染，而融會出入所不能言之言，其感人之深，自遠非那些奔走在大後方，專憑想像去描寫戰場的情景的作品，所及之萬一了。

雖然一個人所遭受流浪的境遇是酸辛的，但當這酸辛的苦味在他飽含墨汗的筆桿，傾吐出來後，便一道嫵媚的輕烟，把他流浪的夢，直從地獄升到天堂，這時他心中沒有痛苦，只有一泓清新的詩意存乎其中。

有人說：一個人最快樂的事，就是將他心頭的積悶消去，所以一個有了悶氣的人，總想找一個知心的朋友，把他心中的苦悶傾吐傾吐一下，詩人在流浪的客境中，祇有詩才是他忠實傾吐的朋友，如果詩人能將這苦悶吐露了，還有什麼使他更覺得快樂的呢？不但是精神，就是血肉吧，也幾為詩意所溶化了。

我記得曾有一次到朋友處，看見他的壁上掛着一副竹刻的對聯，它是「高閣書尤寫，寒燈客未眠」我讀了一遍後，頓覺得作者滿懷的憂鬱，都從我的口中傾吐出來了。

由上面所述，我們就知道詩之所以能動人，就在其能寫得出即景生情時的情緒，能即景生情，才會逼真，宜乎其所以動人也。一個月印寒池的夜兒，最易使多愁善感的人，自恨其萍踪無托，無所依歸的，但當他追憶過去生活的美滿的時候，那幸福的回憶，又是他母親天涯寄來的天使了。

「莫道落花無好處，化作春泥更護花」這兩句詩就是告訴我們，蔗境固然是好的，但苦境未必是全壞，只要在苦中能尋求更好的甘味，一定對人生是有益，若是一味嗟嘆落花的殘骸，隨着流水飄去，把人生一切的感覺身世，付與具流，這不免會隨俗浮沉下去了，所以蘇東坡一生的主張，就是隨遇而安的。他確是無愁可解的人，當他雖然被貶遠奔，也要大鑿疾呼的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無盡藏，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一類的天仙化人語來了，然而事實之所在，並非人人能如此的，陳依萍君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在這次烽火中，他輾轉到內地雲貴一帶，當此勝利復員之時，感物連類之悲，勢所難免，他會來信給我，說述生活上痛苦，我還有什麼更好方法安慰他呢，幸是依萍君善於詩，於是我只好這樣回覆他，萍！你不要以為流浪就感到難過！你要知道，鄉愁亦是詩意啊！

……中篇……
……創作……

狂濤孤舟

陳碧遠

匆忙地用過晚飯，不知爲什麼時間會過得那麼地快，距離上課的時候已只有半點鐘了。

天氣是那麼地熱，簡直像置身火旁，滿頭大汗的到了學校，因爲是第一次來，所以一個熟人也沒有，這個教室倒滿涼快，亂糟糟的，我在向週圍的人際望着。

在最後一排的角落裏，我驀然地見到一位眉清眼秀；小巧玲瓏，面孔上帶着無限愁容而年紀只有二十一二歲左右的女孩子，連我自己也不解，這一瞥，對她我已感到無端的愛慕，尤其是那對烏黑的眸子，脈脈含情，對我無限地吸引，在我的冥想中，她的眼睛里彷彿另外有一個世界，那世界是任何人也找不到的，但我竟夢想着有一天能夠進去，發掘出許許多多的奇蹟來。

上課鈴響後不久，那戴眼睛的先生，慢慢地踱到黑板旁，轉面對着我們，天！是這樣一個人？一條線似的眼睛，堆着滿面卑賤的微笑，在微笑中，我體會到無限的憎惡。

忽然「孫曼薇」三個字傳到我的耳邊，但當我轉頭回看時；已找不到那負有漂亮名字的人兒了。

我討厭這位老師，所以對於什麼交易資產負責資本，簡直沒有去聽它，在我的腦海里，就浮印着那對神秘的眼睛。好容易的才挨到了

下課，以後，我真就心將怎的繼續下去。

同學們源源而出大門，我也雜在人羣中，無意那對神秘而哀怨的眼睛又射到我的眼簾，奇怪，她竟是與我同道！當時心中好不快活，可是：直到大門她也沒有眼上來，難則；在半路我會故意走得很快，當我進門後還看見她直走了過去。

整夜；我浮印着那對引人入勝的眼睛。

課照常地繼續了數星期，好幾位同學已同我搞得很好，而更使我高興的是老師也換了人，可是那令人思慮的眼睛，我始終沒有去接近過她，每晚我們都是一前一後的互不相睬的走着。

數星期的觀察，我感到她的性格是怪孤僻的，每天都是一個人，從沒有與別人打過招呼或談過半句話，我在懷疑，不要是一個啞吧！不過我想不會的，像她這樣的一個漂亮的姑娘。

落過一場大雨後已是涼爽的多多了，這種清涼的天氣上課是何等舒適呀！而且，久旱雷雨，地上沒有一些泥水，天空又清朗得很，沒有雲彩的掛佈，誰也想不到還會落雨的，我手中的傘不過是順便拿回宿舍，但，這奇怪的天，在我們下課後，又落起雨來了。

照例的，我在前，那對我所喜愛的眼睛在

後，她既沒有走上前，也沒有離得很遠，與我相距約三五步光景，在雨中她也沒有帶傘，故我心中很想二人同遮，走了幾步，我又轉過頭來看着她，可是，她竟若無事的，安祥地走着，只是用手中的東西戴在頭上。

雨的那愈來愈大，我再也忍不住了。就站下來，此時，她好似已感到我停步是爲她。故就微笑對我點點頭了，因爲四眼相對，二人再也不能無所表示了。

「二人遮吧！這雨下的漸大了」我見有了反應，就進一步的將她遮住，在她的面孔上，似乎無限地感激，只說了一聲「謝謝！」便又沉默了。

「你住在什麼地方？」不甘沉默的我，就又開口了。她將夾在左邊的書，換到右邊去夾着，又看了看我才回答說：「仁和街五十五號」

「那好極了！我住在四十三號」，我很高興地說着，內心無很地興奮，深自慶幸雨的引導。她的個性出奇地孤僻，一路，我問一句，她答一句，不管是在任何一方面的，她則半句都沒有問過我。

奇怪！這樣一位的女孩子，爲什麼會這樣地沉默孤僻及寡言？或許是環境不太好吧！我在猜想着。

在她的眼睛裡，在她的面孔上，在她的舉

止中，我發覺她並不是一個死板的人，我知道她底心是活動的，但，她對我的關懷則是何等冷淡呀！我真有點不懂她了。

當然，第一次的會談，我已不能再說些什麼了，而且，恐怕她嫌我過於囉嗦，故只有默默地走了。

不覺已到了大門口，彷彿她已先覺到。舉着那對深憐的眼珠，以感激的眼光看着我說：「謝謝你！再見！」雖然說再見，但她沒有就走，我順手將傘遞給她，可是，她却推回給我說：「就到了，且雨也小，謝謝你的好意。」「不！這還有一節路，沒有關係的，否則；我送你到府上去。」我因想從此做進一步的交情，故堅持着非她要傘不可，她無法，只得接過傘來說着「謝謝你！」背影就漸漸地在風雨中消失了；所好的是這段路很近，否則，我真不放心這樣一個這人愛憐的姑娘自己奔途。

次晚，我們坐在一塊上課了，但，她還是那裏在沉默！

就這樣的，我們天天在一塊走，無形中，就已深切地明白她所以沉默的原因，她家庭的環境太不好了，父親早逝，只有二個哥哥及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母，或許，還有別些使她不快的事情罷。

數天她沒有來上課，我感到非常的不快，二人走慣了，沒有了她，我彷彿失掉了什麼似的。

今晚：我又抱着失望的心情，在我們常坐的位子上坐着，雖有不少的同學在旁，但我總感到怪寂寞的。呀！她那美潔的影子，亭亭玉

立，慢慢地嫵媚而來，意外的收穫使我無限的喜悅，幾天的不見，大概是感情的作用吧！我覺得她更美潔了。但是，我不解，為什麼老是愁眉不展的；沒有一絲微笑？好奇的心情在我內心作祟，寧願犧牲功課去聽取她的事蹟。

當她走到我身旁時，我高興而微笑地說：「曼薇！你來了！」她又站起來拉着她底手，可是，她只點點頭，什麼都沒有說。我更不懂了，她怎麼是這樣地冷淡呢？我對她是何等地熱情，何況我們的友誼絕對是純潔的，心中頗自氣憤，要是從前，我會馬上不理會她的，現在我不了！拉她坐下來，輕輕地說：「你不舒服嗎？」「不！」她沒有看着我，在她的眼眶中含滿淚水，像浮在水面上的葡萄，我體會到她內心的痛苦，我不敢再追問下去，我怕觸發她的淚泉，剛才的高興也一掃而空，面孔上呈現出憂鬱的表情。

她彷彿體會到我心內的劇變。「碧蓮！我幾天不來！到那裏去了？」說着就翻開書本，想藉此打發我的不快，但我沒有回答她，腦海中胡亂地思索着。

我始終猜不透她的一切，像木偶般的在發默，沒有去理睬她，只以二道發亮的眼光向她射着，她彷彿感到無限的內疚，深自懺悔似的說：「我們不要上課了，到外面去談談吧！」這我可出乎意料之外了，受寵若驚的瞪着兩眼看她，而她則一反常例，爲我收拾，拉我走了。

「碧蓮！」半天我沒有開口，她當然覺得奇怪，一向我是滔滔不絕地說，而今晚就這樣

地沉默。
在這驚嘆的叫聲後，我像從夢中醒來，「曼薇！請原諒我！」我抱歉地說，將她的手握得緊緊的。

「不！我得先請你原諒！我太對不住你了，你對我是那麼地誠懇關懷及惜愛，可是，我所給予你的是什麼呢？愁煩沒有一天離開過我，故我沒有暢朗的心情來接受你對我的惜愛，從我們認識以後，你給我熱情、坦白及關切，但我始終沒有使你了解我，因爲，我的遭遇太悲切了，我不願將我的不幸告訴任何一個人，我既不需要他們的憐憫及同情，而，他們根本就不會憐憫與同情我，因爲，我覺得人總是殘酷的，社會是險惡的，尤其是對一個懦弱的少女，故我永遠緘默，將那些過去的悲慘的命運歷史蘊藏着，可是，從那天遇到你以後，在這數句的相處中，我從你處得到關懷，得到誠愛，也得到除母親外從沒有過的溫柔，尤其是剛才的關切，我感到不應該再隱藏了，我要對你將這二年來的不幸，赤裸裸地暴露在你的面前，但，不知你可願意聽？」

真的，太意外了，我沒有料到她會對我傾訴她的苦衷，我底面孔上現出勝利的微笑，感情的力量是多麼偉大的呵！她沒有懊喪，和藹地對我說，以疑問的眼光看着我。

「曼薇！我希望你不要當我爲外人，如能夠分担你的痛苦，或是給你稍微的幫助，那是我所樂從的。」我投她以微笑，她則報予我和藹的眼光，於是，我們就到我的宿舍去，繙起電燈，細細聽着將展露於我們面前的一切。

月曆已翻到春天的一頁了，但，重慶的天氣是與別處不同的，本來應該是花香鳥語，陽光照耀而暖和的時候，可是，不！人們身上還穿着棉袍。

曼微一個聰明而美麗的女孩子，明媚的眸子，彎曲的眉毛，帶直的鼻子，玲巧的小嘴及活潑的圓面，陰丹藍旗袍罩着膝腫的棉衣，看去彷彿過大了一點，手里拿着深紅的一團毛線，從屋子中走出來，另一隻手提着一個小燈子，在門前的一叢槐樹下坐下，開始她的打毛線工作。

院子中靜悄悄，小孩子們也上學去了。暖和的陽光照在冷寂的大地上。這難得的天氣在那裏實太難得了，人們的內心也頗感舒爽，曼微在晨光底下，發射出美妙的光彩。

她輕輕地唱着：「天蒼蒼！海茫茫！在遙遙的——」喉嚨清亮，歌聲婉轉，面部更有深切的表情，我們可以意會到她是個怎的多情的少女，尤其是那對烏黑的眼珠，發射出閃爍的淚光。

一曲又一曲的在唱着，但沒有人去理會她，更沒有人對她看一眼，或是報以讚許的盛意。

可是，她彷彿也慣於孤獨似的，根本不去注意週遭的一切，手不停息地在織着。

「三妹！你瞧！這是誰？」進來二位青年中之一這樣的對她說，又以手指着另一位。

說話的是她的哥哥恩成，穿着一套黑呢中山裝，深藍的西北粗呢大衣，樣子很萎靡，因

為他所負的生活担子太重了，已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曼微聽到哥哥的叫聲，馬上站起來，向那位同來的青年一瞥，頃刻。她的心彷彿想從口中跳出來，說不出有任何一種的感覺，她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真的是他嗎？她張着那對大而黑的眼珠，發痴地看着。

「薇妹！你還認得我嗎？」說着也以興奮的眼光報她以一笑。

曼微被問，眼光由面孔移到週身，一套半新的西裝，結着鮮艷的領帶，筆直的身條，手中一件灰呢大衣，他就是她所日夜不能忘情的少博表哥，他們從小是在一塊長大的，青梅竹馬的朋友，何況又是表兄妹，所以更是親熱萬分，當她們在長沙搗別的時候，曼微哭得何等悲切啊！少博哄騙她，安慰她，才使她安心離去，雖則那時她們都還不過是十五六歲的孩子，但那種天真的感情，使他們兩顆細小的心靈，永遠凝結着。

現在可不同於從前，大家年紀漸大，各已懂得男女之間的隔膜，但，更給予他們一種神秘的感覺。

「少博哥！」半天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似的，老是這樣地看着他，因為自己已經不再是小孩子了。

「三妹！媽起來沒有？」大哥知道妹子受這，只得用語來打岔他們之間的僵局。

少博也感到有點不好意思，數度想上去握住她底手，互傾別後的想念，可是，不知道是什麼一力量竟使他不去這樣做。雖然不得如小

時一樣的親熱，但她心中是很高興的，他的薇妹長得比從前更漂亮了。

「大概已起來了，我們進去吧！」說着就先走，少博為她拿起小椅子，也跟着進去了。

這是一個很簡陋的房間，里面放着一張大床，一張方桌，四個方椅，收拾倒還很乾淨，再通過去是一個小房間，里面黑得無一毫陽光能照進去，一切的設備也都模糊不清。

孫老太太是一個六十多歲的人，託福倒很健康，但，面上的皺紋難以數計，這是生活給她留下的痕跡。

時常她一個人在流淚，的確，命運於她也太殘酷了，每想起丈夫的冤死，兒子的無消息，大媳婦那憎惡的面孔，一切於她都是那麼地無情的，雖則大兒子還很孝順，可是生活的鞭子在鞭打着他，又不常在家，所以，只有曼微是最能夠安慰她的，母女相依為命，在渡着悲痛的生涯。

這天她剛起床，屋子中一個人也沒有，她以為曼微跟嫂嫂上街去了，所以也不去找她，一個人正在房中收拾着。

「媽！」曼微先奔進去，她沒有說什麼，淚水汪汪的，直向裡房中奔去，這使孫老太太感到莫明其妙，她正欲追問女兒，少博及恩成攔着進來了。

「姑媽！」說着放下小椅子，抱着姑媽不放，熱淚滿腔，從她的面孔上；像小河一樣的，直滴到姑媽的花白頭髮上。

「啊！少博！孩子！你從那裏來？為什麼

老太太悲喜交集，不覺更放聲大哭起來，嗚咽地說着，把頭仰着看少博，等待着他的答覆。

「恩成在旁也感到無限地難過，看他們哭成一團，真不知如何是好。」媽！你們談談，我還要上班去！一說着就走了。

「姑媽！我也沒有一天不想念你們，可是信，寄到那里去呢？從長沙會戰後，我們人都逃不出來，何……」

「你爸爸媽媽在什麼地方？我要看他們去。」老太太打斷了少博的話，面上的淚水經已抹去，現出頗為高興的表情在說。

「姑媽！他們已經……」少博說不下去，喉嚨已哽噎了，眼淚又象斷了線的珠子，一顆顆的往下落。

孫老太太的喜容頓時消失在那慈祥的枯面上，再也找不出一點表情是有喜色的，哭得幾乎昏過去。

曼薇在內面清楚地聽到他們的話聲及淚聲，再也忍不着，帶着紅腫的眼，奔出來，情不自禁地抱着少博，放聲大哭起來，回想小時舅父對自己一家的幫助及培植，她是永不會忘記的，如今聽到這些，抑不住的淚泉及熱情，怎的再也不能阻壓了。

少博是堅強的，從父母死後，他從沒有流過淚，咬着牙齒，以一個小小的靈魂，在生活的戰線上掙扎着，奮鬥着，現在彷彿看到了自己的慈母，像一受了委曲的孩子，在母親的懷抱中哭泣。

「薇妹！姑媽！不要傷心了，這個戰爭，毀滅了多少人的家庭，剝削了多少人的幸福，

斷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財產，不但是我們，多少人不是流落在外面的孤兒，只要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我們就會平靜的。」二哥近來怎麼了？」他在勸慰她們，可是，這一句話又使老太太悲痛起來了。

曼薇將頭從少博懷中提起，抹去面上的淚水，往椅子上坐着，頭伏在桌子上。

孫老太太帶着悲戚的聲調，開始告訴他二哥的消息。

不久，大嫂——王氏，也從茶場回來，她穿一件半舊的藍布大衫。年紀在三十歲左右，面孔上帶着一些虛偽的笑容，氣量狹窄，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潑辣非凡，但，對於家事倒是滿能幹的，這一個窮困的家庭，幸好有她的主持，所以倒可以平衡的過下去。

見到少博；她也是很歡喜的，握着他的手，問長說短，因為從前他們住在一塊，完全像一家人一樣，少博彷彿回到自己溫暖的家中。

在久別重逢的時候，光陰似乎過得特別快，曼薇及少博，始終沒有說過些什麼話，心中的隱情也無法傾訴，還是少博較為富於經驗些，就約姑媽及嫂嫂去看電影，因為他知道姑媽是不會去的，嫂嫂也要煮飯等大哥，所以，他們就趁此機會出來了。

「薇妹！你什麼時候停學的？」出了大門少博就問她，以誠懇含情的眼光，在她底粉面上掃射，就又很快的轉向別處去。

「去年寒假，本來大哥還是要我去，但是，媽受不了大嫂的囉嗦，我也顧及她老人家的痛苦，索性躲在家中。」曼薇天真地說，剛才的

不快及痛苦已是一掃而空，因為她究竟還是孩子，雖則，生活環境使她愉快的心靈沉重，但她還是幼稚的，活潑的，也不懂所謂真正的痛苦是什麼，又生性樂觀，時常憧憬着前途的光明，做着綺麗的美夢。

於是二人互訴衷情及別後的繫念，這時，二顆細小的純潔的心靈，已沉醉在美好的夢鄉里。

雖然，他們從前的感情是純潔而清高的，可是那些自然的變幻及生理的變態，已使這二位青春的少年男女，漸步入戀愛的階段了。

曼薇從少博來後，她變得更活潑而美麗，數年來所憧憬的美夢，終於已漸次實現，她已深切地相信，他倆已不再是小孩子了，不管是關於那一方面的。

春天已漸漸逝去，日子也在不知不覺中遠離，夏天已瀕臨這個美麗的大地，陣陣的熱風吹得人頭腦發昏，整天只有晚上是比較舒適的，曼薇及少博，則利用黃昏增進他們的感情，好像，夏日的傍晚是特為他們而來臨的，每晚都是一同出去，共度他們甜蜜的生活，同時，因為是自家人，而孫老太太又特別喜歡這位侄子，所以，他們仍然可以像小時候一樣的同玩。

夜幕已佈臨整個大地，太陽已沉落到山的後頭，鬼火似的燈光在閃爍，曼薇及少博肩並着肩的，慢慢地往馬路上，向着南區公園走去。

南區公園是渝市唯一的公園，一級級的樹木在陳列着；一片的碧綠。

蜿蜒的馬路，像一條睡蛇，迴曲的在伸延着，下面長江，像一面鏡子，發射着閃光，紅男綠女，來往不絕地在綿綿細語，當他們進去時，已沒有一幅地方是空的了。

好容易的找到最低一層的一槐樹底下，放着一條石榻，他們就在這里坐下來，此時，周圍靜悄悄，半圓的明月，皎潔地照着整個大地。地面上的影子，交織着一幅美麗的詩畫，二人不知是說些什麼好，在分別的時候，彷彿有許多話想說，而背後想說的，也不知從何說起，二人都在沉默着。

醉人的月亮，像一個多情的少女，含着美麗明媚的眸子，直瀉着這整個的夏夜，從樹葉間漏射下來的月色，照在這對年青人的面孔上，現得是那麽純潔平靜而幽雅。

壇文

從漏洞處直看南岸，稀疏的火點似遠在天際，偶然的也有從遠漸近的，或從近漸遠的火星，那就是渡江的船隻在往來。在這一幅富於詩意的美景中，不用說，他們是給沉醉了。在不知不覺中，他們像小時候一樣的，互相擁抱在一塊了。

曼微，這情竇初開的少女，她給這初戀的美酒灌醉了，她想，這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過程吧！

少博此時也像置身於一幅幽美的圖畫中，他想不出對曼微說些什麼，數年的懷念，如今是如願以償，心愛的人兒，不是已回到自己的懷抱里了嗎？

「博博！我以為我們以後再也不能像小時候一樣的了，尤其是，我頭一天見到你的時候

曼微輕輕地說着，彷彿會給別人聽到似的，舉着含情的眼睛，看着少博。

「人生似水中的浮萍，何處不相逢，曼微！別那麼想！」少博緊握她底細白的柔手，也悄悄地回答着。

「在家中真無聊，數月來，我真恨透了家，如果不是爲了母親，我真不願在家中默着。」曼微無限地感慨的說，面孔上籠罩着一層暗雲，像朝陽給黑雲遮蓋，陰沉而憂鬱。

「那麼，我爲你留意留意，有工作做是比較好些的，」說着二人又陷於沉默中。

日子很快的在人們的身旁偷偷地溜走，他們的情感已達到最高的程度了。

少博是一位活動惹人鍾愛、聰明而進的青年，從父母死後就加入政治部工作，輾轉川黔桂湘，而今又在××部做庶務工作，生活過得還算不錯，因爲業務的關係，他認識許多大商店的經理及商人，找到恩威，也是從一位商人的口中知道的。

從找到曼微後，在經濟上給他們不少的幫助，使那位不滿的大嫂，嘮叨的機會也少了許多。

一天，他同曼微到街上去買東西，從一家木器店門口過，那位大肚便便的楊經理，見到他們，大事招呼獻媚，一方面又以那使人不快的恣態應付他們，當然；他們不好意思拒絕，就跟着進去。

「博兄！好久不見了！好嗎？這位是……」楊經理很興奮地跑出來同少博握手，以那對狡猾的眼睛瞟着曼微。

「這是我底表妹曼微，這是楊經理。」少博爲他們介紹，楊經理十分客氣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轉就請他們坐下，叫夥計倒茶。曼微最討厭這種卑鄙的商人，但；是表哥的朋友，也只得敷衍着。

「孫小姐！在什麼學校唸書？」楊經理滿面堆滿笑容，但，這笑中使人想到許多的醜惡。

「沒有唸書！在家中住着。」少博爲她回答，曼微則底頭無話，以手玩耍着那塊花白手巾。

「那麼！準備找工作嗎？我們這里正需一個管賬的！但怕孫小姐不原屈就。」少博聽到他這麼一說，心中一動，曼微不是想找工作嗎？這正是一個好機會。

「不！恐怕她不能勝任，因爲她離開學校後，從沒有工作過，」少博爲她辯說。

此時，曼微也想着，有了工作，總比缺在家中好些，同時，也可以減少大哥的負擔，至少可以不要再受大嫂的面色。母親也可以喘一口氣，她雖然不喜歡這位經理，但她覺得找工作不是找丈夫，爲什麼要喜歡的人呢，於是，也就附和着說：「恐怕不能勝任。」

「那沒有關係，只要孫小姐肯屈就，那一切——」楊經理已笑了，口合不攏來，眼睛只能看見一條縫，打着哈哈。

曼微根本是一個孩子，什麼都不懂，少博雖然較爲懂一些，但，也都是純潔及單純的青年，前會的醜惡，人心的不良，他還是不大熟悉，楊經理的用意，他們更不會曉得的。

(未完待續)

本刊登第七卷第一期新出「指導實現」特輯，各地作者早日，(至最勿逾六千字) 寄藝文、論理、小說、戲劇、歌詩、文藝等稿。

名題詞以表謝忱而留紀念

(各贈文壇本期一冊由主編人簽)

廣西南寧李寶華捐助十五萬元
湖南衡陽段孟良捐助五萬元
福建廈門劉佐才捐助七萬元

楊麗沙、葉諾文、陳潔冰、范雲光
葉婉珍各捐助十萬元
伍曉英、陳光華、余菊秋、黃永河
司徒莊各捐助五萬元

梁、琴、余尙志、何克皇各捐助貳拾萬元
無名氏、麥騰龍、張弄潮、趙玉麟
蕭天星各捐助拾萬元
關自平、李水生、王先智、盧振興
杜毅豪各十萬元
李潤眉、林常春、周傑志、羅晴明
馮士表、趙、區巧文、陳、朋
吳維昌各捐伍萬元
游士龍、張平潔、吳從庭、舒新發
羅善群、彭金華、張西園各四萬元
余、柯、徐協元、朱家玉、馬汝達
鄧經漢各二萬元

本刊過去所裝訂第一二三集合訂本，發行以後，不久即全部銷清，後為詢讀者要求，曾裝訂第五年度時集，冬春集，夏秋集，以及「從盛夏到深秋集」等，均在本市銷清，以致遠地讀者信譽難到時，業經售罄，原款退奉，每懷歉疚，現在本刊第六卷即將出滿，為使遠地讀者有機購買珍存起見，特發起第四集合訂本預約，本集從三十一期至卅六期合成一巨冊，凡三百頁，約五十餘萬言，特價每冊伍萬元，掛號寄奉，不另收費。裝釘不足百冊，預購從速！如預約額滿，當原款奉還！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啟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高，本月份復改售每冊四萬元，事非得已，故希讀者鑒原為幸！
本刊於上月再裝訂「從盛夏到深秋」即從三〇期到三四期合訂本，因漲風兇暴，逼得售價較定價為

本刊六周年紀念，為維持紀念定戶，被題兒大犧牲，民聯合訂閱平定先發預購，故得遠近讀者踴躍加入，此尚有不少愛好本刊的男女朋友，因發覺較遲，欲加入時，限期已過，望洋興嘆，難免長戚於心。茲為補救向購者之抱憾，特舉優待凡購定戶一千戶，凡在十月或以前還清本款者，一律按定期定價七五折扣除，當即郵費照送，絕無訛誤，良機不再。

文壇月刊社謹啟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宣揚國策

表達民意

言消副印

論息刊刷

最最最

正期生精

確實動美

言論公正

記載翔實

報費低廉

分銷普遍

本山中

報山工

附印精

設刷價

所廉速

消息靈通

印刷精美

遞送快捷

歡迎訂閱

編輯部一〇九〇九號
電報掛號一五七二號

社址漢民北路六〇號
經理部一五六六五號

表達民意

確實動美

言論公正

記載翔實

報費低廉

分銷普遍

南京圖書館藏